



电影文学剧本

艳阳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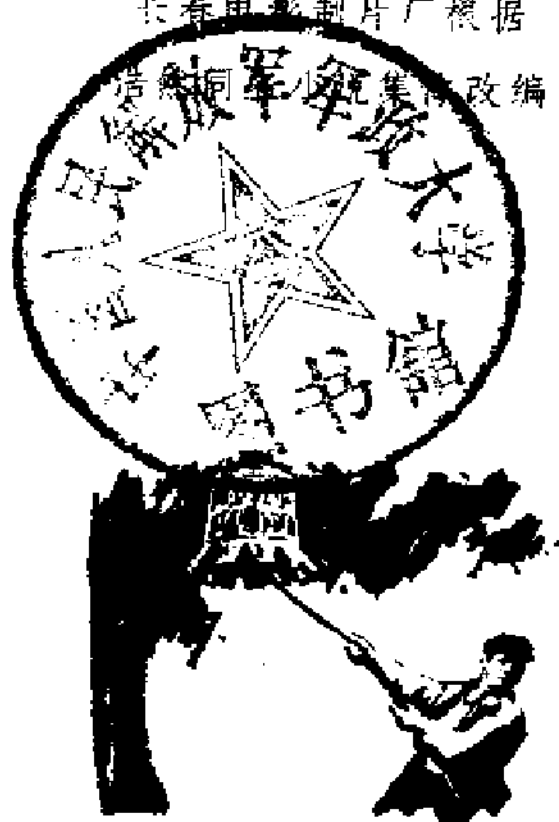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艳阳天

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

浩然同军军集改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2 038 6443 4

艳阳天（电影文学剧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字数 5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frac{1}{16}$ 插页 4

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7254

定价 0.27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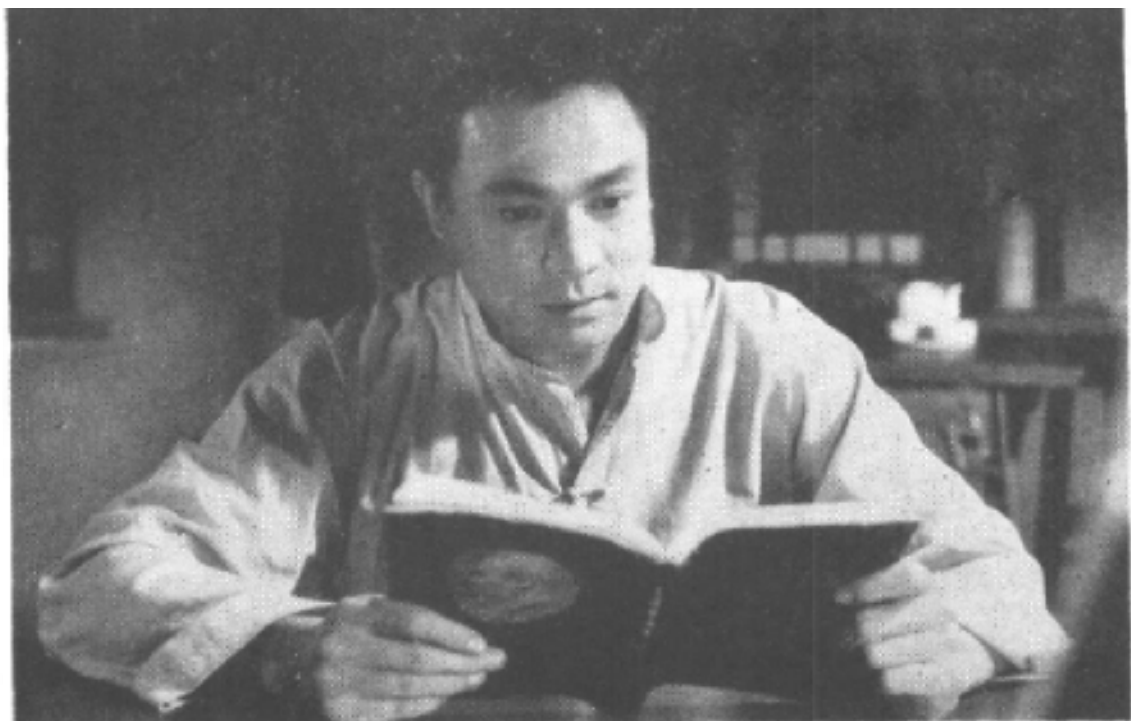
大 〇 三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内 容 说 明

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写的是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东山坞农业社以党支部书记肖长春为代表的广大贫下中农，与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马之悦、地主分子马小辫之间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剧烈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乡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反复较量，取得了胜利。剧本深刻地表现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显示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

封面设计：文国璋



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肖长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带头人。



马之悦唆使马连福在干部会上吵着要按土地分红，肖长春严正指出这是“走回头路”。



马老四举鞭要打忘本的儿子，肖长春拦住他说：

“我跟连福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哇！”



区委书记王国忠指示东山坞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好麦收这一仗。

以肖长春为首
的社委会撤了
马立本的职，选
拔共青团员韩小
乐当了会计。



小石头失踪
后，肖老大捧着带
血的小“手枪”悲
痛万分，肖长春帮
助父亲从中认识阶
级斗争。



肖长春识破敌人妄
图破坏麦收、搞垮农业
社的阴谋，压住悲愤，
扛起铡刀，大踏步走向
场院。



在肖长春帮助下，李乡长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悔悟了，与马之悦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东山坞人民胜利了。公安机关逮捕了马之悦和马小辫，前进在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上的东山坞，永远是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序 幕

深夜。电闪雷鸣，暴风雨袭击着沉睡的东山坞。

洪水顺着梯田奔泻而下，冲塌了梯田的石壁，汹涌着，卷倒了梯田里生长的大片快要成熟的庄稼。

天空中乌云漫卷，一道闪电，划破乌云密布的天空。写在村口影壁墙上的“东山坞”三个大字，和一棵挂着大钟的老槐树，在闪电中闪现出来。

低沉有力的旁白：

一九五六年秋天，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严重的灾害面前，使每个人都要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

雨过天晴。

山坡上，东山坞农业社的社员们在紧张地修理着被洪水冲毁了梯田。

肖长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英俊憨厚。他两只手抠住一块大石头，“嘿”的一声抱了起来；他满脸是汗，抱着大石头，转身向坡下走去。

韩德大、韩小乐、焦克礼等棒小伙子抬着大石条，喊着号子，在梯田上走着。

韩德旺等在重砌梯田的石壁。

马翠清、德旺妻等女社员，在泥泞里把被洪水冲倒了的庄稼一棵棵地扶起来。

远处突然传来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焦淑红急迫的喊声：“长春哥！”

人们闻声转脸望去，只见焦淑红从村道上匆匆跑来，边跑边喊：“长春哥！马队长又出车了，谁也拦不住。”跑到坡下喘吁吁地指着远处驰来的大车喊：“他们把麦种拉走了！”

肖长春跃身从梯田的石壁上跳下，向驰来的大车奔去，一边高声喊道，“站住！站住！”

赶车的马连福——生产队一队队长，看了一眼跑着的肖长春，毫不理会，继续驱车飞驰。

肖长春急奔至大车前，一把勒住头马的缰绳，头马跑了几步，嘶叫着，跃起前蹄。肖长春一边喊着：“吁——”一边用力拉住缰绳不放，大车猛地停住了。

焦淑红、韩小乐、韩德大等随后赶来，纷纷说：“长春哥，不能让他走！”

肖长春走到气哼哼的马连福跟前，劝说地：“连福哇，咱们是农业社，这点困难吓不住咱们。”

马连福竖起两眼：“我听马支书的！”说着跳上大车，搬开车闸，甩起鞭子，赶车欲走。

肖长春猛地关住车闸，顺手夺过马连福手里的鞭子。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穿戴整齐的马之悦骑着自行车从村里驶来，老远就吵嚷着：“哎，怎么回事？”

马连福上前一步说：“马支书，肖长春不让走。”

肖长春把大车磨回去，说：“马主任，你们背着大伙儿拿国家的贷款跑买卖，这会儿又要折腾麦种，你们走的这是邪道儿！”

从村里追赶着大车的副主任韩百仲这时赶到了，接茬说：“长春说得对！”

“对？”马之悦转向韩百仲说：“韩主任，他一个民兵排长，大话一说，两手一甩，不管了。可是东山坞几百张嘴都得跟我这当家人要吃的……”

肖长春猛回头，坚定地说：“不对！东山坞还有几百双手！只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儿走下去，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顶得住！”猛一甩鞭子：“驾！”大车驶动，向村子方向走去。

初春。晨曦洒满大地。东山坞的社员们在大片的土地上拉犁播种。

焦克礼拉耧，肖长春撒种，麦种被均匀地撒在垄沟里。

刚出土的麦苗，一片嫩绿，茁壮成长。

麦苗已经半人多高，在微风中掀起了绿色的波浪。

金色的麦海，随风起伏。籽粒饱满的大麦穗，迎风摆动，似乎在向人们招手。

第 一 章

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空。

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海，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掀起一片麦浪。

远处，弯曲的金泉河水闪着银色的光亮，静静地向山谷深处流去。

肖长春背着行李，在麦海里穿行着。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身边的麦子，麦穗从他掌心里向后滑去。肖长春的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他喜爱地掐下一棵特大的麦穗，放在手心里，两手一搓，吹掉麦鱼子，用手指默默地数着麦粒，又捏起一颗麦粒放到嘴里嚼着。深情地望着无垠的麦海，继续向前走去。

响起歌声：

燕山高又高，
金泉水长流。
群雁高飞头雁领，

书记带咱向前走。
贫下中农的主心骨，
敢斗风浪的好带头。
和咱心贴心，
汗水往一块流。
啊——
迎来丰收心欢畅，
争得山河似锦绣。

不远处传来一阵欢乐的笑声。肖长春抬头看去，只见焦淑红、焦克礼、韩小乐、马翠清、韩德大等几个青年社员正在地头说笑着。

焦克礼：“要我说呀……”

韩小乐抢着说：“要我说呀，要不是去年整党整社长春哥当了支书，领着大伙一块干，今年的麦子能长得这么好么？”

马翠清：“还是小乐说的对！”

韩德大：“多亏长春哥把大车拦回来，才有这大丰收，要不，连麦种都没了。”

一句话把大家说得笑了起来。

肖长春走到他们跟前，笑着说：“好热闹哇！”

大家高兴地喊着：“长春哥！”“长春哥，你可回来了！”把肖长春围住了。

肖长春笑着问：“干什么哪？”

马翠清等说：“看麦子哪！”

焦淑红问肖长春：“水库完工了？”

肖长春：“快了。”

马翠清问：“那你怎么回来啦？”

肖长春笑着：“你猜？”

焦淑红：“甭猜，准是为了分配的事儿。”

马翠清：“分配还不现成，社章上都写着哪。”

肖长春收起笑容，说：“翠清，初级社的时候，社章上写着能跑买卖么？”

马翠清：“没有哇！”

肖长春：“那为什么偏要有人那么干？”

马翠清：“嗨，你真会批评人。”

焦克礼指着地边的树墩说：“长春哥，快来歇会儿。”

肖长春叫着大伙：“来……”大家都过来围坐在一起。

韩德大举着一棵麦穗：“长春哥，你看这大麦穗！”

韩小乐对肖长春：“你猜有多少粒？”

韩德大也说：“你猜！”

肖长春伸开手，露出握在掌心里的麦穗，说：“七十二！”

韩德大：“嚯，你可真行啊！”

肖长春含意深长地问大家：“今年是高级社的头一年，又是个大丰收，大伙儿是怎么想的？”

焦克礼抢着说：“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呗！”

马翠清：“对呀！”

肖长春又问：“全村人都是这么想的么？”

马率清回答不上来，看看刚挨她坐下的焦淑红。

肖长春问焦淑红：“淑红，马会计把预分方案做出来了么？”

焦淑红生气地：“哼，你去看看吧！”

二

夜。东山坞高级社办公室。桌上放着帐本，点着一盏罩子灯。屋内一角搭着一张小木板床。会计马立本逍遥自在，翘着腿，斜躺在行李上，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耳机子。他的影子随着耳机子里的节拍晃动着，投在墙上。听到高兴处，情不自禁地：“嘿，真带劲儿！”

肖长春背着行李，出现在门口，问：“什么事儿，那么带劲？”

马立本闭着眼睛，厌烦地一摆手说：“别打岔！”他抬眼一看是肖长春，急忙摘下耳机，挂在墙上，噌一下子坐起来，有点忙乱地说：“哎哟，长春回来了！”

肖长春走进房来，问：“马会计，预分方案做出来了没有？”

马立本一面穿鞋一面察看肖长春的脸色回答着：“分户的帐目统计得差不离了……”

肖长春皱了皱眉，放下行李，在办公室桌旁坐下，翻了翻桌上堆着的帐本，问：“马会计，我给你捎信来有二十多天了吧？”

马立本连忙答应：“对，对。”

肖长春严肃地问：“怎么还没做出来呢？”

马立本一边给肖长春倒水，一边支吾地：“马主任说这些天农活多，我寻思多干点活。”

肖长春：“这二十多天都出工了么？”

马立本：“不……”

肖长春：“这么长时间，应该做出来嘛！”

马立本倒了一碗水，放在肖长春面前，坐下。

肖长春接着说：“分配是件大事儿，大家都很关心。咱们早点把预分方案公布出去，高级社的优越性看得就更清楚了。”

马立本连声附和：“对，对，对！我保证尽快搞出来！”

肖长春站起来说：“抓紧点！”

马立本答应着：“哎！”

肖长春拿起行李，向外走去。马立本在后面问：“长春，回家呀？”

肖长春答：“不。”走出门去。

马立本沉思着把油灯吹灭。

三

深夜。东山坞一片寂静。

饲养员马老四提着风灯和饲料桶向饲养院走来。

肖长春背着行李，从社办公室出来，沿着村街大步走向

饲养院，见到马老四，喊：“四爷！”

马老四闻声举起风灯照了一下，停住脚步，高兴地说：“哟，长春，我估摸着你这两天就该回来了。”

肖长春大步走到马老四身旁，亲热地：“听到什么风啦？”

马老四指着饲料桶说：“等我忙完这个再跟你细说。”

肖长春看了看料桶问：“这干什么？”

马老四：“给咱们小牲口加点养料。”

肖长春高兴地问：“下驹啦？”

马老四伸出手指：“一匹小马驹，一头小骡驹。你不是说咱们要加一挂胶皮大车么？到时候，它俩正好是一套。”

肖长春笑了，说：“您想得真远啊！”

马老四关心地说：“长春，你道上走累了，快回家歇歇吧。”

肖长春：“不，我到百仲大叔那儿去。”沿村街走去了。

四

韩百仲家。简朴而整洁。

肖长春坐在炕沿上，爱抚地看着熟睡的两个孩子，给他们掖好了被。

韩百仲掀开门帘走进来，摘下草帽，挂在门旁。

肖长春站起身，迎上来，叫了一声：“百仲大叔！”

韩百仲惊喜地说：“长春！哎呀，你回来得正是节骨眼

儿！”

肖长春问：“二菊婶子哪？”

韩百仲：“下地看麦子去啦！”发现肖长春的行李，问：“怎么，没回家呀？”

肖长春：“麦收工作都安排好了吧？”

韩百仲：“就差预分方案了。我挺纳闷，会计总是拖着不做出来。哼！”

肖长春：“您看，这里有来头没有？”

韩百仲一愣，问：“来头？”

肖长春：“刚才我听淑红说，从沟北边吹过来一股邪风……”

韩百仲：“我也听说啦，说今年丰收了，还得搞土地分红，要不就退社。哼！”

肖长春沉思地说：“您看，这两件事儿有没有什么挂连？”

韩百仲：“有哇……”

这时，院外传来马之悦的喊声：“百仲，长春在这儿么？”

肖长春看了韩百仲一眼，回答说：“在。”

马之悦走进门来，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哎呀，长春，你回来得太好啦，要不，我就要上工地找你去啦。”

肖长春站起来，问：“出事啦？”

马之悦叹了口气说：“唉，群众给咱们出难题啦，提出来要土地分红……”说着坐在炕沿上。

肖长春：“是沟北边那几户富裕中农吧？”

马之悦站起来立即应和：“对，是他们开的头。一队长马连福也跟着闹哄，我劝他说，等支书回来再定。”

韩百仲：“等支书干什么？分配方案早就讨论过了。”

马之悦：“嗨，百仲啊，我是怕再犯错误啊！”

肖长春有意地：“那您的意见哪？”

马之悦：“很简单，我反对。高级社怎么能土地分红呢？这些人是存心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呀！”他眼珠一转，又改换口气说：“当然喽，也有的人是私心重，想多分几颗麦子。”点燃香烟，又坐到炕沿上。

肖长春观察着马之悦，笑了一下说：“老马，明天咱们先开个干部会。”

“干部会？”马之悦略一思考，马上接着说：“对，把马连福先整治整治。”

肖长春：“老马，干部会不是为了要整人，是让干部把心思摆出来，统一统一认识就行啦。”

马之悦连忙附和：“对，对！”

肖长春看了看韩百仲，又看了一眼马之悦，坚定有力地：“咱们再把群众团结起来，就什么风雨也不怕！”

韩百仲：“对！”

五

次日清晨。马之悦家。

马连福闯进门来，他问道：“马主任，你找我？”

马之悦边穿衣服边迎上来说：“连福，我说的那个事儿，呆会儿开会就别提了。”

马连福不服地说：“那怎么行呢？”

马之悦拖长声音规劝说：“嗨，我知道，你们一队富裕户多，不搞土地分红吧，人家就要退社。可是，唉……”做出同情而又有难言之隐的样子。

马连福若有所悟，火了：“噢，就为这个事儿，肖长春要开会整我，是不是？”

马之悦故作姿态地说：“不会吧！”

马连福：“哼！得了吧，马会计都告诉我了。”

马之悦假笑着说：“嘿嘿嘿，连福，你就少惹事儿吧。”

马连福理直气壮地说：“我惹什么事儿？我这是为了咱们社！”

马之悦把马连福按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递了一支“恒大”烟给马连福，划火点着，靠近他的身边，深表同情地说：“你一心为社，大伙儿都知道，可好心不一定得好报哇！就说去年，这一整党、整社……唉，我看算了吧！”

在马之悦的拨弄下，马连福的劲儿更大了，大声说：“那不行，我又不是为了自个儿，我才不怕呢！”说完，一阵风似地走了。

马之悦看着他跑去的身影，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六

中午。社办公室。干部们正在开会。

富裕中农马同利，外号叫弯弯绕，他和中农韩德旺及另一个中农收工回来，路过社办公室院门口。弯弯绕迈上台阶，说：“快，快听。”走进院内，来到办公室门外蹑手蹑脚地听着。

跟在后面的中农说：“人家干部在这儿开会，咱们听合适么？”

弯弯绕：“怕什么？你没听马会计说，土地分红是大伙儿的事儿……”

韩德旺疑惑地说：“社章上说，高级社不能土地分红啊！”

办公室内。

马连福站在地当央，强硬地说：“去年遭了灾，今年就得按土地分红，要不这高级社还有什么搞头！”

会场哗然，纷纷质问马连福。

焦淑红抢着说：“你这是什么话？高级社怎么没有搞头？”

老贫农：“连福，你说的这是什么哪！”

“你看你屁股坐到哪边去了？”

“你说的不对嘛！”

在大家的质问下，马连福更火了，气势汹汹地指着肖长春说：“肖长春，我知道你们要变着法儿整我，我告诉你，你整别人行，整我马连福哇，没门儿！”

韩百仲气愤地站起来，大声地喊：“连福！”

肖长春拽韩百仲坐下。

马之悦也跳起来，走到马连福跟前，说：“哎，连福，有理讲理嘛，这怎么是整人呢？啊？”

马连福坚持地说：“还是那句话，今年丰收了，就得按土地分红！”

这时，弯弯绕和韩德旺及另一个中农挤进门来。弯弯绕接茬说：“对呀！当干部的，就得替群众打算哪！”那个中农也应和着。

马连福更来劲了，说：“看，这是群众的要求！”

外面，焦克礼、韩小乐、马翠清、韩德大等拿着工具下工回来，路过这里，听见里面吵嚷，走进院里，来到办公室门外打听看。

焦克礼问：“吵吵什么？”

站在门口的一个男社员回答说：“马队长说，今年丰收了，就得按土地分麦子。”

韩德大：“嘴，这风还真吹起来了！”

马翠清：“走，进去看看。”

门外的社员们拥进屋来。

马之悦急忙站起来阻止社员进屋，他说：“喂喂，今儿个是干部会，都来干什么？”走到门口驱赶着：“走，走，都走！”

人们不满地转身向门外走去。

一直在观察着马之悦的肖长春站起来，高声说：“大伙儿别走！”

马之悦转身走到肖长春身边，悄声说：“今儿个是干部会呀……”

肖长春：“大家都关心分配的事儿，一块论透亮了，不更好么？”

马之悦：“嗯，也好！”

肖长春招呼社员们：“都请到屋里来！”

人们又都回身进来。

肖长春：“连福，你接着说。”

马连福余怒未消，气冲冲地说：“说就说！今年丰收了，就得按土地分红，这是坚决性的！”

马翠清一听，火了，气愤地说：“高级社怎么能土地分红呢？”

马连福：“甭管它高级低级，都是为了过好日子。”

群众气愤，纷纷议论，会场的气氛沸腾起来。

韩德大：“连福哥，你这是要往后退呀！”

焦克礼：“还闹土地分红？这都是什么年月了！”

韩小乐：“要不是高级社，今年的麦子能这么好么？”

老贫农：“对呀，全靠高级社才抗住了去年那场灾，要在旧社会，又得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哪！”

马连福：“大爷，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们队中农多，要不搞土地分红，人家就要退社。我这是为了咱们社呀！”

焦淑红气愤地说：“我看你是存心要拆咱们农业社的台！”

马连福又激怒起来说：“你少扣大帽子，我不吃你这一套！”

肖长春转过话头，对社员们说：“今天一队的中农来的不算少了，都说说。德旺大叔，你先说说。”

韩德旺走到马连福身边说：“队长，农业社是咱们的命根子，我可不退社。”

马连福瞥了瞥韩德旺，把眼光转向弯弯绕等中农，期待地看着他们。他们躲闪着马连福的目光，感到浑身不自在，谁也不言语。马立本用手指抠着桌子。

韩百仲挑战地：“弯弯绕，你也说说！”

弯弯绕先是一愣，随即笑嘻嘻地说：“我？嘿嘿，我还是先听听大伙的再说吧！”

肖长春对韩德旺：“德旺大叔，去年你分了二百七十斤麦子吧？”

韩德旺：“对呀！”

肖长春又接着问：“今年要按劳力分麦子哪？”

韩德旺：“我早算过了。我家两个半劳力，眼下出了三百四十个工，少说也能分三百斤。”

韩百仲插话道：“我估摸着，你四百斤也打不住哇！”

老贫农：“连福，你也算算帐。”

韩德大不满地说：“他呀，尽给那些少干活又想多分麦子的人打算盘哪！”

马翠清：“连福哥，你别抱着老黄历啦，眼下是高级社！”

马连福更加气恼起来，一蹦老高，激烈地反驳说：“高级社，高几尺，高几丈？”

肖长春坚定地说：“高级社就是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让全体社员共同富裕。”

马连福无言答对。弯弯绕接上说：“哎呀，这地多的人太吃亏了啊！”

肖长春气愤地站起来，说：“想吃地租哇？旧社会，咱们东山坞数地主马小辫的地多，他是靠土地剥削咱们。”看了看大家，有力地说：“土地分红带有剥削的性质，就得改造它！”

马连福气势汹汹地大声嚷着：“你别压人！告诉你吧，有的干部让你压得都不敢说话啦！”

马之悦敏感地岔开话题：“哎，连福，有理不在声高，你喊什么？”

马连福：“我，我……”

韩德大：“你没理了吧？”

马连福强词夺理地说：“那没地能长出麦子么？”

韩百仲：“那麦子是地里自己长出来的，还是社员用汗水浇出来的？啊？”

马连福理屈词穷，胡搅蛮缠地说：“土地分红我也捞不着什么好处，我是替群众说话的。”

韩百仲逼问：“哪些群众？你点出名来！”

马连福扭头坐下，不回答。

群众纷纷质问：

“说呀！”

“你点吧！”

韩百仲有意激他：“你要点不出名来，就是你一个人存心要搞垮咱们农业社！”

马连福转过脸去，又看看弯弯绕他们；他们还是尴尬地站在那里，眼瞅着地下，谁也不言语。马连福火了，吼叫道：“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人背后你们浑身上下都是嘴，动真个儿的啦，你们的舌头让狗咬去啦？我，我，我不管这闲事啦！”气得蹲在地上出牛气。

人们被逗得哄笑起来。

肖长春：“人要往前走，就得往前看；要是硬拧着脖子往后瞅，不光走不正，还得掉到沟里去！”

马翠清接着说：“闹土地分红就是往后退！”

老贫农：“连福，你别想邪道哇！”

焦克礼：“当干部的就得领着大伙儿走正道儿……”

焦淑红：“你象个干部么？”

马连福气哼哼地：“我当不了这干部，我不干了！”站起来，拎起衣服，一甩手走了。

群众喊：“队长！”

肖长春也喊：“马连福！”

马连福毫不理睬，头也不回地大步冲出门去。

肖长春转身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儿这个事儿，绝不是分几颗麦子的小事儿。咱们这些扛长活的，当家做了主人，

有人不甘心。咱们成立了高级社，有人就不自在，总想拉着咱们走回头路。农业集体化是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社会主义大道，咱们走定了，谁想拉着咱们走回头路，办不到！”

七

马连福沿村街大步走着。弯弯绕和马立本在后面追喊着：“队长！连福，连福啊，你可不能一见硬就往回缩呀！”

马连福一抡胳膊：“你得了吧！”甩开胳膊，继续朝前走去。

这时，突然从后面传来一声喊：“连福！”肖长春从坡道上走下来。

马连福不由地停下了脚步，眼里充满戒备和敌对的神气，等待着。

肖长春走到马连福身边，亲切地说：“咱们聊聊。”

马连福一挥手说：“没功夫。”头也不抬地继续走着。

肖长春在后面气大声粗地叫道：“马连福！”

已经走到村口老槐树下的马连福，不得不又停住了脚步。

肖长春再走到马连福身边。马连福戒备地问：“干什么？”

肖长春指着老槐树下的一个旧碾盘，命令地：“那边去！”自己先走到碾盘跟前，一只脚蹬在碾盘上，掏出烟荷包，卷了一颗烟，吸着。

马连福怯生生地随在肖长春身后也来到碾盘旁边，摸了摸上衣口袋，没有摸到烟，肖长春扔过烟荷包，马连福接着，卷着。

肖长春：“连福，你知道我要和你说什么吗？”

马连福卷着烟，说：“我，不该替群众说话。”

肖长春：“哪些群众？”

马连福闷而不答。

肖长春又问：“你为什么要闹土地分红？”

仍然没有回答。

肖长春继续问：“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还是没有回答。

肖长春再问：“那是你的心里话么？”

一句紧似一句的问话，使马连福无法回答，他把烟荷包递还给肖长春，吸着烟，慢慢低下头去。

肖长春又气又怜地说：“你呀，是让人家当枪使啦！”

马连福：“反正，队长我是不干了！”

肖长春：“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

马连福又低下头去，不言语了。

肖长春用力甩掉烟头，说：“你忘本啦！”

马连福一屁股坐到碾盘上。

肖长春坐到马连福身旁，充满感情地说：“连福哥，你还记得吧，旧社会的时候，咱两家没有地，咱们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还没日没夜地给地主马小辫家干活……”

肖长春充满感情的声音：“有一天夜里，咱们两个人一

块给地主马小辫家推粘谷子面，我饿的实在挺不住了……”

风刮雪飘，风灯摇曳。童年的肖长春在吃力地推着石碾子，童年的马连福在一边筛面，寒风吹着他们破烂单薄的衣衫。小长春吃力地推着碾子，小连福不时把冻僵了的手放到嘴边哈气。

小长春艰难地推着碾子，推着，推着，一下子栽倒在碾道上了……

小连福急忙放下筛子，跑过去扶起他，焦急地喊着：“春儿，春儿，你怎么啦？”扶着小长春到碾盘上坐下。

壮年的马老四，拿着簸箕，从外面跑进来。

小连福着急地说：“爸爸，你看，春儿怎么啦？”

马老四扶着小长春，急叫：“春儿，长春，春儿，春儿！”

小长春慢慢睁开眼睛，苏醒过来。

马老四从怀里掏出一个糠饼子，放到小长春手里，“春儿，吃了吧！”

小长春推却地，“四爷……”

马老四：“听话，把它吃了。”

小长春把糠饼子掰成两半，递一半给小连福，“连福哥，给！”

小连福：“春儿，你吃了吧！”

小长春：“你吃吧！”

小连福接过来，两人肩挨肩地坐在碾盘上，大口地吃起来。马老四拿着簸箕走了。

这时，穿着长袍马褂的马小辫突然从后面闪出来，看到两个孩子坐在碾盘上吃糠饼子，举起手杖，狠劲地打到小长春头上，小长春捂着头倒下。

小连福急忙去扶：“长春，长春，春儿，春儿……”

马老四听到喊声，急忙跑来，一把把马小辫推到一边，抱着小长春：“春儿，春儿，长春！”

马小辫返回，冲马老四就是一脚，马老四没有提防，倒了下去。

小连福哭叫着扑到马老四身上，喊：“爸爸，爸爸！”

碾盘上，一直低着头的马连福，被深深的触动了，他猛抬起头：“长春，你别说了！”

肖长春怀着深厚的感情望着马连福，正想说什么，突然传来马老四的喊声：“好小子，你躲到这儿来啦！”

肖长春、马连福转脸看去，只见马老四提着鞭子跑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朝马连福就是一鞭子，马连福一闪没抽着。马老四紧紧追打着。

马连福：“爸爸，你……”跑着，躲闪着。

肖长春一把拦住了马老四，朝马连福喊：“连福，你快回去。”马连福急忙跑走了。

马老四挣脱着：“长春，你放开我，我非得揍扁这个忘本的东西！”

肖长春把马老四扶到碾盘上坐下，说：“四爷，连福走到这一步我也有责任。”

马老四吃惊地：“什么？”

肖长春诚恳而深挚地：“我跟连福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我对他帮助不够哇。”

马老四：“不，这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哇！”

肖长春：“四爷，土地分红对连福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出来放炮？”

马老四长长地叹了口气。

肖长春又问：“连福哥今天说的那些话，是他的心里话么？”

马老四痛苦地摇了摇头。

肖长春真诚地：“四爷，您帮我估摸一下，这个祸根儿到底在哪儿呢？”

马老四望望肖长春，深思起来。

第二章

八

夜。肖长春家。室内陈设简单，一片安静。

一盏油灯。肖长春俯在桌上读毛主席著作。他慢慢放下书，思索着。

肖长春的父亲肖老大和儿子小石头熟睡在炕上。小石头说起梦话：“爷爷，爷爷，我要当民兵。”

肖老大爬起来爱抚地给小石头盖好了被。

肖长春站起来从墙上摘下旧军装，肖老大问：“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

肖长春边穿衣服边答：“找王书记去。”说着走出门去。

九

清晨。一轮红日徐徐升起。薄雾似的炊烟，缭绕在东山坞的上空。村口的老槐树，在旭日照射下显得格外精神。远处，重迭起伏的山峦，隐藏在一片云霭之中。

韩德大赶着羊群，走向村外，马老四牵着马饮水，肖老大正在摇着辘轳。人们来来往往，一片繁忙。

一辆自行车驮着两个人，来到村口老槐树下。

正挑着水往沟北走的韩小乐高兴地叫起来：“王书记！”

王国忠和肖长春从车上下来。王国忠边走边喊：“小乐！”

韩小乐向井台上的人们喊道：“王书记来了！”

王国忠快步走上来，和人们打着招呼。

井台周围的人热情地向王国忠打招呼：“老王！”

王国忠笑着走到正在饮马的马老四身旁，亲切地叫道：“四爷！”

马老四亲热地：“老王！老王啊！”一面伸出两个指头。

王国忠明白了：“哦，一头骡驹，一头马驹，对吧？”

马老四满意地笑了。

正在打水的肖老大叫着：“老王！”

王国忠走过来：“大伯。”

肖老大亲切地说：“这阵儿到哪个社蹲点去了？把我们给忘了吧？”

王国忠走过来帮着肖老大摇着辘轳，说：“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您哪！身子骨还结实吧？”

肖老大笑着：“结实。老王啊，你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长春肩上，完全撒手可不行啊。”

“没问题，人家干得不是满好么！”王国忠说着，把书包递给肖老大，拿过扁担，挑起水桶。

肖老大跟在他身边，打趣地：“你这可是有点官僚啦。”

王国忠挑着水桶，打趣地：“嗨！您这帽子可不小哇。”

肖老大：“唉，靠一个人不行啊。”

王国忠：“对！得靠群众给咱们撑腰哇！”

十

肖长春家门前。

厚厚的石板垒成整齐的阶梯。门前的芙蓉树开着鲜艳的花。树下有一盘磨，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鸡雏在觅食。

王国忠挑着水桶走到阶梯下面。肖老大跟在后面：“老王，放下吧。”

王国忠放下水桶。

站在台阶上的焦淑红热情地：“老王同志来啦。”

王国忠：“哎。”

焦淑红：“到我家坐会儿。”

王国忠指着肖家：“正好，你也过来吧。”

肖老大：“淑红，你先帮着把这担水送去呀！”

焦淑红答应着，跑下台阶，挑起水桶，向村街下面走去。

王国忠问肖老大：“是给老烈属家挑的吧？”

这时，小石头从门里出来，跑下台阶，喊：“王伯伯！”

王国忠喜爱地：“哎，小石头！”迎到小石头跟前。

小石头：“王伯伯，你不说给我一支小手枪么？”

“嗨，好记性！”说着从书包里取出一只小木枪，“给！”

小石头接过枪，高兴地：“爷爷，我能当民兵了！”举着枪跑回家去。

肖老大在后边喊：“慢点跑，别摔着！”

王国忠笑着说：“这孩子可真乖呀。”

肖长春推起自行车和王国忠一起走上台阶，深有感触地说：“唉，他妈活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疼他，现在几天不见就想。”

王国忠：“我这个人做工作总是不全面，对你的家庭生活关心得太不够了。大伯替你着急了吧？”

二人说笑着，先后走进大门。

十 一

马之悦家院里。

马立本匆匆跑来，在窗外叫道：“姐夫！姐夫！”

马之悦掀开窗户，伸出头来问：“什么事儿？”

马立本：“姐夫，乡里来人了。”

马之悦高兴地：“是李乡长吧？”

“不是！人家把乡党委书记搬来啦。”

马之悦脸一沉，思考着放下窗户。

十二

肖家。王国忠、肖长春坐在桌边。

焦淑红边倒水边说：“没想到，这斗争可真复杂啊！”

王国忠：“越复杂可越不能着急呀，要是乱打一锅粥，非上当不可……”

小石头举着小手枪，从厨房跑进来，扑到焦淑红怀里说：“姑姑，姑姑，王伯伯给我一支小手枪。”

王国忠打趣地：“不是叫大姐么？怎么又成姑啦？”

小石头指着焦淑红说：“她让我叫的。”

肖长春：“到爷爷那儿去。”小石头一掀门帘跑到厨房去了。

“老王！”韩百仲从外面走进来：“听说你来了。”

肖长春对韩百仲说：“坐那儿。”

马之悦随后也闯进来，叫了一声：“老王！”急忙凑到王国忠跟前：“什么时候到的？得住几天吧？”

王国忠：“不行啊，今晚上县里召开紧急会议……”

马之悦殷勤地：“哎呀，老肖这儿狭窄些，到我那儿去吧，晌午吃饭也方便。”

王国忠：“不用费心了。正好，你们党、团支部书记、两个副主任都在这儿，咱们把社里的工作情况摆一摆，凑凑解决的办法。”

小石头掀开厨房的门帘，神秘地向肖长春招手：“爸爸，

来！”

肖长春走过去。

十 三

肖家厨房。肖老大抱了一抱柴禾在烧火。

小石头问走进来的肖长春：“爸爸，给王伯伯做什么好吃的？”

肖长春：“熬点大米粥吧。”

肖老大：“过年剩的那点大米，志泉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你不是让我给送去啦？”

肖长春：“老王也不是外人，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十 四

肖家屋内。王国忠、韩百仲、焦淑红、马之悦在谈着。

王国忠：“你们说说，眼下东山坞的问题，哪一个是最打紧的？”

马之悦抢先说：“照我说，眼下最打紧的问题，是有人闹土地分红，一队长马连福也跟着闹哄，在会上还把支书给骂了，气得我一夜都没合眼……”

焦淑红一边递水给马之悦，忍不住地问：“那为什么您在会上不批评他呢？”

马之悦解释地：“唉，那不是火上浇油么？”见肖长春从

厨房回来，便见机行事地说：“老肖不是也主张多听听么？”

王国忠：“你们说说，这土地分红到底是什么问题？”

马之悦抢着说：“有些人就是私心重，一见麦子丰收了，这就红了眼……”

王国忠：“丰收总是我们希望的嘛！”转向肖长春：“也是我们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

韩百仲有所悟地：“看样子，要来一场暴风雨呀！”

王国忠：“实际上这场暴风雨已经来了。从全国看，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拔了私有制的根子，资本主义没有站脚的地方了，可是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当前，我们党提出整风，走群众路线，大鸣大放，这是一件大好事儿。可是，有些坏蛋，从阴沟里爬出来，攻击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办糟了，目的就是要赶我们下台，让地主资产阶级来领导……”

韩百仲气愤地：“他们这是妄想变天哪！”

肖长春有力地：“天塌不下来！”

“对！”王国忠说，“去年你们村遭了这么大灾，粮食一定很紧张吧？”

韩百仲：“贫下中农的粮食是不大富裕呀。”

王国忠：“阶级敌人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呀。”

肖长春坚定有力地：“您放心，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到咱们的心里去了，谁想拔掉它，那是作梦！”

十 五

黄昏。马之悦家。屋内烟雾弥漫，一片昏暗。

马之悦坐在圈椅中吸烟，他老婆马凤兰在一边数落着：“你小子还做梦哪，头年人家把你这个书记给撤了，眼下人家又是书记又是主任。你呢？主任还是个副的……”

马之悦烦躁地：“哎呀，你就别唠叨了！”

马凤兰不放松地：“噢，你还不服输哇！哼，土地分红你也没闹成吧？”

马之悦：“哼，这出戏还没唱完哪。这次姓王的来，是想稳住我马之悦……”

马立本满头大汗地闯进来：“姐夫！”

马之悦忙迎上去：“怎么样？见到范占山没有？”

马立本：“见到了。范占山让我明天天不亮把粮食运到河边岔道上去。”

马之悦：“你赶快告诉弯弯绕，把家里的余粮都卖出去，就说肖长春他们要翻粮食！”

马凤兰：“折腾点粮食有什么用？”

马之悦：“嗨，你懂得什么？去年遭了灾，有的户粮食不多了，只要弯弯绕带头喊没吃的，缺粮户就得跟着闹哄。”

马立本：“只要闹起来，土地分红的事儿，可就吹不了啦！”

马凤兰也高兴起来：“嘿，这回可要肖长春好瞧的啦！”

十 六

深夜。河滩上。

马立本扶着车，车上装着满满的三口袋粮食。弯弯绕不安地在摆弄着粮袋。

马立本：“这回不怕翻了吧？你再嚷嚷没吃的，土地分红的事儿准保能成。”说着推车走去。

弯弯绕答应着：“嗯，我走了。”一面向回村的道上走去。

十 七

夜。肖长春家。

肖长春和马连福在炕桌边亲切地谈话。

马连福懊恼地：“长春，我是错了。”

肖长春：“你呀……”

马连福：“没想到我把屁股坐在富裕中农一边了。”

肖长春：“是呀，要巩固咱们高级社，就得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可不能倒着来。”

韩小乐闯进屋来，喊道：“长春哥！”看见马连福：“马队长也在这儿。”又转对肖长春：“快看看去吧，沟北边又嚷嚷开了，说你们干部要挨家翻粮食。”

马连福一惊：“什么？”站起来：“我去看看。”

肖长春：“别急！”对他们两人：“连福，你们俩先到河边去，找淑红和克礼。”

马连福不解地：“什么事儿？”

肖长春：“到那儿淑红告诉你。”

马连福招呼韩小乐：“走！”二人走去。

肖长春沉思了一会儿，象是想起什么事，对着厨房喊了一声：“爸爸！”

肖老大在里边答应着：“啊。”

肖长春问：“咱家里还有多少小米？”

肖老大掀开门帘：“不多了。”

肖长春：“给我吧。”

肖老大：“干什么用？”

肖长春：“喂社里的小牲口。”

肖老大答应着，放下门帘，到厨房拿起半口袋小米，进来递给肖长春：“给你。”

肖长春拿着米袋走出门去。

十八

夜。饲养院静悄悄地，柔和的月光投在院内，不时传来几声牲畜的喷鼻声和嚼草料的索索声，显得十分宁静。

马老四拿着小米口袋，对肖长春说：“长春，把你家这袋小米拿回去，咱们这儿的饲料够了。”

肖长春坚持地：“四爷，小牲口正长个儿，得给它们吃点

小灶，把架子撑起来，好给咱们农业社出力呀！”

马老四：“真够你操劳的啦！”

肖长春走到屋檐下，拿起装草料的筐子，修理着，边问：“四爷，又听到什么风啦？”

马老四：“听到了，听说你们干部要翻粮食。哼，造谣哪！哎，长春，连福找你认错了？”

肖长春：“他呀，是让人家当枪使啦。”又问：“四爷，您看，这股邪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

马老四装了一袋烟，坐在肖长春身边，压低声音，亲切地说：“长春哪，咱爷俩是过心的人，我得给你提个醒，你得防着马主任一点哪！他这个人干坏事比做了好事装得还体面哪！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把他琢磨透。”

肖长春停下手中的活计，问：“听说两面政权他当村长，做过一些好事？”

马老四：“凭这后来入的党嘛。可是日本鬼子在咱们乡里安炮楼的时候，他和一个叫范占山的人混得可熟了，进出岗楼就象蹚平地一样，到现在他和这个范占山还有挂连哪！”

肖长春：“范占山？是在城里开小铺的吧？”

马老四：“对！他们去年搞投机倒把，就是在范占山家的小铺落的脚。”

肖长春认真地思考着。

十 九

清晨。朝霞满天，薄雾覆盖着田野。马老四正在割青饲料，旁边一匹母马带着小马驹在吃草。

小石头老远跑来，喊：“马四爷！”

马老四抱起小石头，爱抚地：“小石头，干什么来啦？”

小石头调皮地：“你猜！”

马老四：“逮蛐蛐来啦？”

小石头摇摇头：“不是。”

马老四：“抓小鸟来了？”

小石头又摇摇头：“更不是。”

马老四笑着摇头：“四爷猜不着啦。”

小石头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篮子：“挖野菜来了。”

马老四奇怪地：“挖野菜干什么？”

小石头神秘地：“我爸不让说。”

马老四一愣，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放下小石头，走到筐前，只见筐里装了半筐挂着露珠的野菜。

二 十

肖家厨房。肖老大正在灶前做饭，他将掺了野菜的玉米面放在冒着热气的锅里。

这时，马老四背着那半袋子小米推门闯进来。

肖老大急忙盖上锅盖。

马老四：“长春呢？”

肖老大：“一大早就出去了。”

马老四把米袋放在门后边的桌子上。

肖老大生气地：“老四，你把小米给我扛回去。”

马老四走到锅台边：“做什么饭吃？”

肖老大掩饰地：“麦子没下来，吃粗粮呗。”

马老四望着肖老大，激动地：“你还瞒着我，你们吃的是野菜！”

肖老大一愣，马上支吾地：“嗨嗨，我们这也是吃个新鲜。”拿过一个小方凳递给马老四：“老四呀，来，坐会儿。”

两人坐在灶边，抽着烟锅，沉默不语。灶里的火发出劈啪的声音，火舌舔着灶门，熊熊地燃烧着。火光映着两位老人各有心事的脸。

肖老大拉起风箱，看着马老四。

马老四拾起锅边一棵野菜，感情激动地：“长春这孩子真是把心全掏给咱们农业社了。老大，长春是咱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打蒋匪帮的时候他还受过伤，你们吃这个，我心疼啊！”

这时，肖长春拿着铁锹跨进房门，叫了声：“四爷！”把铁锹放在桌旁，发现桌上的小米袋，转身看着马老四。

马老四迎上来，把野菜举到肖长春面前：“长春！”

肖长春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浓眉下，一双深沉的大眼，望着马老四。

马老四看着肖长春的脸：“你……你不该瞒着我，把粮食拿去喂社里的小牲口，你们自己吃野菜呀！”

肖长春充满感情地：“四爷，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为了咱们农业社，没日没夜地操劳。老烈属赵大娘身子骨不好，还编筐编篓一心为了咱们农业社。再看看去年遭了那么大的灾，咱们贫下中农哪有一个叫苦的？为了咱们的社会主义，别说是吃几顿野菜，就是再苦点，我心里也是甜的呀！”

马老四含着热泪说：“长春，对呀！”转身对肖老大：“老大，我不走了，咱们一块吃！”

肖老大：“好！”

“爸爸，爸爸。”小石头挎着野菜篮子，边喊边跑进来：“姑姑找你哪。”

肖长春对马老四说：“四爷，我有点急事儿。”走出门去。

二十一

肖长春从村街坡道上匆匆走下来。

焦淑红跑到肖长春身边，小声地：“长春哥，我们把马立本的粮食车截下来了。”

肖长春问：“连福呢？”

焦淑红：“他们推车走大道呢。”

肖长春又问：“谁的粮食？”

焦淑红：“是弯弯绕的。”

二十二

肖长春家大门外的村街。老远一个小女孩哭喊着沿着弯曲的坡道跑上来，弯弯绕手里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在后面边追边喊：“你往哪儿跑，我非揍死你不行！”

小女孩哭喊着：“我不吃糠团子，我要吃馒头。”

弯弯绕喊得更响了：“你给我站住……你要吃馒头，哪儿来的麦子？”

去上工的社员们议论着：“哎，弯弯绕打孩子干什么？”

正要上工的韩百仲，拦住了弯弯绕。弯弯绕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穿上鞋：“韩主任，断顿了……”

人们围上来。

韩德大凑上来，逗趣地：“你们家要是断顿，全村人都得扎脖子。”

人们一阵哄笑。

弯弯绕耍赖地：“反正我是揭不开锅了，你们干部可得给我想办法……”坐到台阶上。

韩百仲生气地：“马同利，农业社哪点对不住你？虽说去年遭了灾，全村人分了足够的粮食，为什么人家够吃，就你们家不够？”

“这……”弯弯绕被问住了。

韩德大：“别‘这’了，加上你的老底子，你能是缺粮户？”

弯弯绕：“老底子？在哪儿写着哪？”

韩百仲：“去年偷着晒麦子的是不是你？”

弯弯绕：“是我，都捂了，还不晒？”

韩百仲：“那麦子捂以前，死乞白赖到乡政府要救济粮的是不是你？”

群众问：“对！是不是你？”

“这……”弯弯绕被问得没话说了，站起来：“这话这么说吧，我们家工分少，要是按劳力分麦子，我家不够吃的！”

韩德旺：“啊，你还惦记着土地分红哪？”

德旺妻：“你呀，尽忙活自留地、小片荒！”

肖老大、马老四听见吵嚷声，站在肖家门口看着。肖老大说：“我说同利呀，你这么闹腾，这可是给咱们农业社抹黑呀！”

弯弯绕话中有话地：“我说他肖大伯，要是一清早就有人往我家里扛粮食，我也会说这种轻巧话。”

马老四气愤地大叫：“马同利！”

弯弯绕一惊，人们也都惊讶地看着马老四。

马老四气得浑身发抖。肖老大抓住马老四的胳膊，劝阻地：“老四！”

马老四一甩胳膊，走下台阶，冲到弯弯绕跟前：“你胡说什么？”弯弯绕吓得往后退。马老四一把抓住他：“走，走！”拉着他向肖家走去。

二十三

马老四把弯弯绕拉到肖家的锅台前，命令地：“你把锅盖给我揭开！”弯弯绕不解地迟疑着。

肖老大冲过来：“老四！”双手使劲捂住锅盖。

马老四推开肖老大：“嗨，老大，让他看看吧！”说着把锅盖揭开。

锅里，掺着野菜玉米面散发着热气。

韩百仲：“野菜？”跟进来的人们也都楞住了。

马老四对弯弯绕：“同利呀，你看看！”

弯弯绕看着说不出一句话。马老四走向门旁的方桌：“你过来。”他抱起桌上那半口袋小米：“长春一心为了咱们社，把家里省下来的粮食拿去喂社里的小牲口，同利呀，你，你把这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贫农深有感触，激动地：“春起我闹病，咱长春天天帮我去做饭，每回都从家里给我带白面。同利呀……”说不下去了。

韩德大：“同利大叔，看看人家，想想你自己，你就不愧的慌！”

一个社员：“你愧不愧？”

弯弯绕说：“我愧，我愧。”低下头，走出门去。

一个青年喊道：“哎，他怎么走了呢？”大家都跟着追出来。

二十四

弯弯绕刚一出门，一个青年社员生气地说：“你家里有粮食，还跑出来闹哄，这不是故意捣乱么？”

弯弯绕解释地：“我可不是故意捣乱。”

德旺妻问：“到底有没有粮食？”

群众：“到底有没有？”

弯弯绕：“大伙说得对，我往后再不闹了！”

韩德旺：“这是什么话？”

韩德大：“你家里到底有没有余粮吧？”

弯弯绕：“我可真没余粮了。”

这时，马连福满脸大汗地跑了过来，冲到弯弯绕眼前，气愤地吼道：“我说弯弯绕哇，弯弯绕，我算把你看透了，你满街嚷嚷没吃的，背地里你私卖粮食。你，你可真干得出来呀！”指着街那面，“那粮食是不是你的？你看看！”

人们向马连福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焦克礼和韩小乐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几个装满粮食的麻袋，麻袋上写有“马同利”几个大字，来到人们面前。

肖长春走到弯弯绕眼前说：“同利大叔，粮食多并不犯法，党有政策，提倡社员储粮备荒。你私卖粮食，这可犯法！”

弯弯绕急忙说：“长春哪，我听说要……”蹲到地上。

肖长春和韩百仲交换了一下眼色，对弯弯绕说：“同利

大叔，往后可不能这么干了。你先把粮食推回去吧。”

弯弯绕意外地：“这粮食不归公？”

韩百仲：“谁说要归公了？”

弯弯绕：“不翻粮食？”

韩百仲生气地：“瞎……”

肖长春：“这是坏人造的谣言。”对周围群众：“大伙可别上当啊！”

站在肖长春身后的一个中农说：“这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弯弯绕感动地拍着粮袋：“长春哪，我把粮食献出一点来，赎赎我的罪！”

肖长春：“这用不着，同利大叔……”

“我……”弯弯绕还想说什么，看了看周围的人，“瞎”了一声，没有说下去。

韩百仲对大家：“天不早了，下地干活吧。”

人们散去。

二十五

弯弯绕家。油灯如豆。肖长春和弯弯绕坐在桌边谈心。弯弯绕妻坐在炕边纳鞋底。

肖长春诚恳地：“同利大叔，你要献粮的事儿，倒让我想起土改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你拿着地契去找百仲叔，非要把地契交给贫农团不可。百仲叔说土改是为了斗争地主，

消灭封建，对中农是讲团结的。你都感动得哭了。发土地证的时候，你发誓要子子孙孙跟着共产党走。同利叔，你想想，这才几年哪，你和党指的道儿越走越远了。你看，人家振茂大叔也是中农，他就关心集体。你可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弯弯绕悔恨地：“长春哪！我好糊涂啊！”

肖长春又接着说：“合作社是毛主席给咱指出的光明大道。往后你可再不能跟着坏人往邪道儿上跑啦！”

弯弯绕欲言又止地：“长春……我……咳……”

弯弯绕妻插嘴说：“怕什么！人家长春说得多明白呀，快说吧！”

肖长春鼓励地：“同利叔，有党，有贫下中农支持你，你谁也甭怕！”

弯弯绕慢慢抬起头来：“长春哪，我都跟你说了吧！”

第 三 章

二十六

马之悦家。灯光昏暗。

马之悦、马立本、马小辫鬼鬼祟祟地在说着什么。

马之悦惊恐地对马小辫：“你胡说什么！”

马小辫狂喜地：“真的要变天啦！”

马之悦压低声音，严厉地：“你要找死呀！”

马小辫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马之悦：“我儿子从城里来信了。共产党提出给他们自己整风，这可是个搅混水的好机会。”

马之悦急忙打开信，看了一下，两眼放出光彩，连叫：“好哇，好哇！”转身对马立本：“对！立本，明天你去找肖长春检讨，要象真的一样……”

马立本为难地：“这……”

马之悦：“这可就看你的本事啦。把预分方案再拖它几天，咱们就好办了。”说着把信烧掉了。

二十七

夜。肖长春家。

肖长春、焦淑红、韩百仲三人正围着炕桌开支委会。小石头躺在焦淑红旁边，还没有睡着。

肖长春：“马立本倒卖粮食，是有意把土地分红这股风煽起来。”

韩百仲：“对！”

肖长春问焦淑红：“范占山是怎么交代的？”

焦淑红：“老王同志说范占山很不老实，只承认这次倒卖粮食是和马立本接的头。”

韩百仲担心地：“把范占山抓起来，他们会不会缩回去？”

肖长春：“不会的。老王信上不是说了么？因为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所以要做最后的挣扎。咱们得抓紧整顿组织，应该找个合适的人把马立本的会计换下来。咱们这次支委会先把这个事儿定下来。”

韩百仲：“对！你看谁合适？”

肖长春：“韩小乐怎么样？”

焦淑红：“我同意！”

韩百仲刚要开口，躺在炕上的小石头突然爬起来，抢着说：“我也同意。”大家都被逗笑了。

肖老大提着水壶进来，说：“小石头，不许闹。”

焦淑红把小石头按到被窝里，给他盖好被子。

韩百仲有点不放心地：“小乐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嫩点。”

肖老大一边续水一边说：“咳，小苗刚出土还有不嫩的！”

这时，韩小乐急急跑进来，喘吁吁地说：“长春哥，马小辫到马主任家去了！”

韩百仲：“小乐，你看清楚了？”

韩小乐：“没错儿，他一出门，就把他抓住了。克礼把他带来了。”

二十八

焦克礼把马小辫带进肖家院里，训斥地：“老实站在这儿！”马小辫点头哈腰，焦克礼向屋门走去，他刚上台阶，肖长春出现在门口，不动声色地：“马小辫，你是被管制分子，往后深更半夜不许到处乱窜。”

马小辫：“是，是。”

肖长春：“回去吧！”

马小辫意外地：“啊，是，是。”急忙溜走。肖长春注视着他的背影，沉思着。

二十九

屋内。焦克礼和韩小乐不解地站在那里。

肖长春问他们：“抓住什么了？”

韩小乐理直气壮地：“地主马小辫到马主任家去了。”

肖长春又问：“干什么去了？”

韩小乐：“干……”

焦克礼：“那……”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回答不上来。

韩百仲：“对，要稳住劲呀，不能打草惊蛇！”

肖长春对韩小乐、焦克礼：“完成任务了，快点回去歇着吧。”

两人若有所思地，一拍脑袋，答应一声，笑着走去。

肖长春走到炕桌前，对韩百仲：“你看，露头了。”

韩百仲：“是啊。这可火烧眉毛了，上来个干部就得当把手使。”

肖长春：“让年青人挑挑重担，在风雨里闯闯，对革命有好处。”

韩百仲：“好，我同意了。”

三十

社办公室。

肖长春、韩百仲、马之悦正在开社委会。

马之悦生气地拍着桌子：“我反对，我反对。马立本是百里挑一的会计，论写、论算谁能比得了哇？”

肖长春：“老马，农业社会会计的头一条标准应该是政治上可靠。”

马之悦：“他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说不可靠哇？”

肖长春：“因为他不拥护社会主义，他鼓动闹土地分红，闹粮，还勾结私商倒卖粮食，这能说可靠么？”

马之悦狡辩地：“得！得！咱们也甭白费唾沫了，反正我是坚决反对！”

韩百仲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马主任！这是社委会，有理你就提出来！”

肖长春一边按着韩百仲的肩膀，要他坐下，一边对马之悦说：“马主任，保留意见可以，社委会定下来的可就得坚决执行啊！”

三十一

田野里，阳光灿烂，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劳动。锨飞镐舞，肩挑车推，川流不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韩小乐推着装得满满的独轮车，一边飞跑着，一边喊着：“韩主任，快呀！”

正推车飞奔的韩百仲，不示弱地：“好哇，小乐！”

焦克礼和马翠清在比赛，每人挑着四只土筐，你追我赶地跑着。

韩小乐推着空车走回来，高叫道：“加油！”

焦淑红急匆匆地跑来，叫道：“小乐！”跑到小乐身边，“我跟你说不个要紧的事儿。”

韩小乐推着车和焦淑红离开劳动的人群，来到一边。

焦淑红：“小乐，党支部准备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韩小乐胸脯一挺：“坚决完成。”

焦淑红：“领导上决定，把马立本的会计撤了！”

韩小乐高兴地：“太好了！”

焦淑红看了韩小乐一眼，说：“会计工作让你干。”

“啊！”小乐一惊，低下头，抹去脸上的汗水，慢慢靠坐在车把上。

焦淑红鼓励地：“小乐，你可不能推三挡四的，咱们团员可得敢挑重担哪！”

韩小乐抬起头，信心不足地：“淑红姐，你看，办初级社的时候我干了一个月的会计，马主任说我不行，给我扒拉下来了，我再拿起来，能行么？”

焦淑红：“怎么不行？有党，有群众支持你，怕什么？”

韩小乐还有些犹豫：“淑红姐……”

焦淑红耐心地：“小乐，党支部决心麦收前一定要公布预分方案，把土地分红这个道给堵死。你想想，这可是跟资本主义思想斗争啊！”

韩小乐被说服了。他站起来，坚定地：“淑红姐，党叫我

干,我就干!哎,你可得帮助我呀!”

焦淑红:“行!社员代表会一通过,你就接过来。”

小乐:“好!”他又推起车子,飞速地跑走了。

第四章

三十二

社办公室。办公桌上杂乱地堆着一堆账本。

马立本一边吸着烟卷，一边无精打采地拨拉着算盘。

韩小乐推开门走到马立本身边，拿起账本翻看。

马立本看了韩小乐一眼：“我这算账哪。”

韩小乐继续翻着账本。

马立本不耐烦地：“别乱摸。”

韩小乐白了马立本一眼，又拿起一本账本。

马立本急了：“你怎么捣乱呢，我要是弄错了，你负责呀？”把算盘一摔。

韩小乐：“别摔坏了。”又有意地说：“错了的，全得你负责。”

马立本离开座位，向外撵韩小乐：“去，去，去，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韩小乐不慌不忙地坐在了马立本的位置上：“这正是我呆的地方。”

马立本更火了：“韩小乐，你这不是存心捣乱么？”

这时，焦淑红走进来，对马立本：“马立本，你吵吵什么？”走到桌前，“你坐下。”

马立本气咻咻地坐下。

焦淑红严肃地：“马立本，你听着，从今天起，停止你的会计工作！”

马立本出乎意外，跳起来：“撤我？马主任知道不？”

焦淑红：“这是社委会的决定，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的。”

马立本：“什么理由？”

韩小乐：“你和贫下中农不是一个心眼儿，大伙信不过你！”

马立本无言可答，又慢慢坐下。

焦淑红也坐下说：“交吧。”

马立本：“交给谁？”

韩小乐坐直身子：“我！”

马立本瞧不起地：“你？”

韩小乐：“对！”

焦淑红命令马立本：“交吧！”

马立本把一堆账本一古脑儿放到韩小乐面前：“给，全拿去吧。”

焦淑红：“就这么交哇？”

马立本：“你说怎么交？”

韩小乐严厉地：“必须按农业社的会计条例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差一笔也不行！”指着账本，“交吧。”

三十三

夜。马之悦家。

马立本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咬牙切齿地对马凤兰说：“肖长春这一手可真厉害呀！”

外面传来一阵狗叫。马凤兰高兴地：“是你姐夫回来了。”匆匆走去开门。

果然是马之悦乐颠颠地推着自行车来到门外。

马凤兰迎上去：“哟，瞧你乐的，得喜帖子啦？”

马之悦：“快把立本找来！”

马凤兰：“他在这儿等你半宿了。”

马之悦跨进房门，马立本迎上来：“姐夫。”

马之悦一边脱外衣，一边得意地：“立本，时候到了……”按着马立本的肩膀，要他坐下。

马凤兰凑上来：“见到李乡长了？”

马之悦：“见到了。乡党委的人都到县里开会去了，就他主事儿哪。他不摸底，我把肖长春狠狠地告了一状。”

马凤兰兴奋地：“好！”

马之悦：“看样子，再熬几天，城里那股风就到乡下了。咱们给它把水搅混，把火引到姓肖的身上，叫大伙冲他说，跟他干，弄得他威信扫地！”

马凤兰：“对！”

马之悦：“到时候还得按咱们的道儿走！”

三十四

中午。东山坞村头，艳阳普照。焦淑红和韩小乐正往影壁墙上贴着用大红纸写的预分方案。

拿着工具去上工的人们喜气洋洋地看着，笑着，议论着。丰收的喜悦展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韩德旺挤在人群里，对韩小乐说：“小乐，你看看，我在哪儿哪？”

没等韩小乐开口，韩德大抢着说：“瞧你，乐糊涂了，你不是在这儿站着么？”

人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笑声中，韩小乐回答着：“德旺大叔，您是四百六十五！”

韩德旺象是没听清，又钉问一句：“多少？”

韩德大又抢着大声说：“四百六十五！”

韩德旺惊喜地：“真的？”

韩德大：“要不您说个数……”

焦克礼接上说：“剩下算我的。”

人们又是一阵哄笑。

三十五

马之悦家院里。

马立本气喘吁吁地跑到窗前，叫：“姐夫！姐夫！”

马之悦一边问：“干什么？”一边掀开窗，伸出头来。

马立本着急地：“人家公布预分方案了！”

马之悦眼珠一转：“不行，我还没同意哪！”急忙放下窗户。

三十六

影壁墙前，聚集了更多的人在看预分方案，大家热气腾腾地议论着。肖老大背着小石头也站在人群里说着什么。

一个青年社员乐呵呵地说：“肖大伯替长春哥谦虚起来了。”

肖老大诚挚地：“我说的是实情啊！再说，没有党和国家给咱们撑腰，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小石头搂着爷爷的脖子：“这是我爸爸说的。”

人们又笑了。

马连福停住了笑说：“还是长春说得对呀！咱们不能光顾吃烙饼，得把眼光放远点，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可是坚决性的。”

韩德大凑近马连福：“连福哥，今年丰收了，就得土地分红，这可是坚决性的。”

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马连福：“好你个德大。”追打着躲闪的韩德大。人们哄笑着。

马老四牵着一匹马走来，看到这个情景也高兴地笑着。连声喊：“连福！连福！”

马连福闻声停止了追打，急忙跑了过来。

马老四：“我给你把牲口牵来了。”

马连福接过缰绳，背上犁杖喊：“干活去喽！”

人们拿着工具，随着马连福散去。弯弯绕一个人离开人群，闷闷不乐地向村里走去。

三十七

村街小胡同里。树影投在墙上。

马之悦、马立本迎面一前一后匆匆走来。老远看见弯弯绕从影壁墙过来，马之悦喊：“同利，我正找你哪！”

弯弯绕走到他们面前，停下步来，“马主任，见好就收吧。我要不是跟着你们闹腾，也少得不了哇！”

马之悦不满地：“咳，你可真是软棉花捏的，就那么一张红纸，就压得缩脖子？”

弯弯绕急了，“一张红纸？你说得倒轻巧，那是好几百斤麦子！”叹了口气，“唉，没啦。”

马之悦：“没啦？哼！别那么近视眼！”说完抛下弯弯绕，向影壁墙走去。马立本跟在他后面。

弯弯绕望着马之悦走去的方向，犹豫了一下，一拍大腿，转身向胡同深处走去。

跟在马之悦后面的马立本，绕到马之悦前面：“姐夫，姐夫，我还有点事……”

马之悦生气地：“哼！都他妈软棉花捏的。滚！”说着一

个人往前走去。

马立本转身向另一个方向溜走了。

三十八

马之悦来到村口影壁墙前，向台阶上的焦淑红和韩小乐气势汹汹地质问：“谁贴的？”

韩小乐胸脯一挺说：“我！”

马之悦命令地：“先把它揭下来！”接着威吓地，“你们都和肖长春一个鼻孔出气，我可警告你们，上级很快就会来处理的！”又冲着韩小乐气势汹汹地，“小乐！给我揭下来！”

韩小乐纹丝不动。

马之悦一步跳上台阶，要自己去揭，韩小乐一抡胳膊，马之悦被甩到台阶下面。

马之悦一蹦老高地说：“好哇！你们眼里还有领导没有？我这个副主任还没撤吧？”问：“谁让贴的？”

“我！”肖长春挑着土篮和韩百仲一起走来，有力地回答。

马之悦冲着肖长春和韩百仲，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公布预分方案？”

肖长春放下土篮：“这是社委会的决定。”

马之悦耍赖地：“我没同意！”

韩百仲冲到马之悦跟前：“全体社员通过的！”

马之悦有仗势地：“好哇！我早看透了，在东山坞算是

搞不出是非啦。走！咱们到乡里去！”说完径自走去。

肖长春喊：“马主任！”

马之悦不由地停下脚步。

肖长春走到马之悦身边，严肃地：“马主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组织原则！”

马之悦：“肖长春，你们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告诉你，将来还说不定什么局面哪！”

韩百仲打断说：“你这象个党员说的话么？”

马之悦：“别吓唬人！现在是大鸣大放！”

肖长春：“大鸣大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啦！”

马之悦：“你说我站在什么立场上了？”

韩百仲：“我们要给你摆的！”

肖长春：“党内马上开会！”

马之悦：“开什么会？”

肖长春：“批评你的会！”

马之悦：“我不参加！”

肖长春：“你只要不宣布退出共产党，这个会就得参加！”

三十九

夜。乡政府。乡长李世丹的办公室。

李世丹翻看着手中的材料，不以为然地对坐在一旁的

肖长春说：“长春同志，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肖长春：“李乡长……”

李世丹站起来，打断肖长春：“老马也来谈过你们东山坞的情况，他对你也有不少意见，我看你们之间大不了是个团结问题。”

肖长春：“李乡长……”

李世丹还是不容肖长春说下去，踱着步说：“马之悦这个同志确实有不少毛病，要帮助他，可不要把同志间的问题，扯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去。”

肖长春坚定地：“不！这确实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李世丹有些不耐烦地插断肖长春的话：“哎，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的是阶级对立的矛盾……现在……哪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

肖长春激动地：“李乡长，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李世丹：“这……”

肖长春站了起来：“这是毛主席说的！”

李世丹：“毛主席是指全国说的。你们两个都是党员，还谈得上什么阶级斗争呢？”

肖长春：“李乡长，我们东山坞最近连续发生的几件事，闹土地分红、倒卖粮食，据调查和马之悦都有关联，他是变着法儿想搞垮农业社！您看，这不明明是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么？”

李世丹不快地：“我得给你泼点冷水啦！马之悦总还是个有经验的同志，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搞得关系不正

常。”

肖长春：“李乡长，应该坦白地讲，我很难同意您的意见。”

李世丹：“为什么？”

肖长春：“我们和马之悦走的不是一条道儿，我和他绝不是什么关系问题！”

李世丹有些恼怒了：“这太过份了吧？”

肖长春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看着李世丹。

李世丹缓和了口气，回到办公桌前，翻着材料：“长春，眼下是大鸣大放，人家提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嘛，可千万不要成了运动的绊脚石！”

肖长春有些激动地说：“李乡长，我们是上下级，可从党内来说，我们都是同志。我得给您提个意见。老王说得好，眼下不管城里还是乡下，都在斗争的火头上，有的人借着我们党整风的机会提出要解散农业社，要共产党下台，还要杀共产党人的头哇，这是多尖锐的斗争啊！李乡长，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拿出生命来保卫党啊！”

李世丹有些触动，不语。

肖长春诚恳地接着说：“还有，我觉得您对东山坞的看法从根子上错了。我建议您到东山坞住下来，等把情况搞清楚后再下结论。”

一道闪电，接着传来一声闷雷。肖长春和李世丹向窗外看了一眼。

肖长春指着桌上的材料：“李乡长，我还是希望您能把

这份材料报到县里去。”

李世丹沉吟地：“好吧！”

肖长春站起来：“我走了。”

李世丹也站起来：“等等！不管怎么样，回去以后，要抓好生产。”从墙上拿下雨衣，“把我的雨衣带着。”

肖长春接过雨衣，走出门去。

四 十

深夜。肖长春和韩百仲坐在社办公室院内促膝谈心。看样子，他们已经谈了一些时候了。

韩百仲忧虑地：“没想到，李乡长也帮他们说话，这斗争更复杂了！”

肖长春：“是啊！李乡长不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百仲大叔，眼看着要收麦子啦，还会有人出来捣乱。老王说得好，丰收是咱们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咱们一定要保住这场麦收，天一放晴，就开镰割麦子。”

韩百仲：“好吧！”

第五章

四十一

蓝天白云。艳阳当空。

艳阳照射下的大片麦地，一片金黄，几面红旗在麦海里迎风飘舞。

东山坞农业社的社员们怀着丰收的喜悦，正在挥镰收割。一片又一片的麦海，在人们的手下倒了下去，一个挨一个的麦个儿，在人们身后排成整齐、壮观的行列。

肖长春也在割麦子，镰刀飞舞，齐刷刷的麦子，一簇簇地倒向他的左胳膊弯里。

马连福在用木杈向大车上扔着麦个儿。

满载麦子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驰出麦地，向场院驰去。

四十二

空荡而静寂的村街。马之悦挟着镰刀走来。

马之悦刚走到村口老槐树下，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到马之悦面前，骑车的小伙子跳下车，急匆匆地说：“马主

任：乡里有通知，后半晌可能有暴风雨，要做好准备呀！”他说着，把天气预报交给马之悦，骑车离去。

马之悦接过天气预报，看了一下，又抬头看看天，把天气预报撕得粉碎，装进衣袋。

四十三

中午。肖老大挑着一担开水来到麦地。小石头跟在他身后，活泼地蹦着，跳着。

肖老大喊道：“休息啦！都来喝水吧！”

马连福向地头走来。

肖老大：“连福，喝水吧！”

马连福朝人们喊道：“休息啦！”

社员们喊着，笑着，奔跑过来，舀起水，大口地喝着。

肖长春挟着镰刀，擦着头上的汗，和马连福亲切地谈着什么。

小石头扑到肖长春怀里去抢镰刀：“爸爸，把镰刀给我！”

肖长春闪开小石头说：“哎，这不行！”

马连福抱起小石头：“等你长大，我发给你镰刀。”

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唱着歌儿排着队向割过的麦地走去。

红领巾飘在胸前，

我们都是小社员。

你背筐，我拿镰，

拣麦穗，到田间。

一棵麦穗一滴汗，

全都拣来送场院。

小石头在马连福怀里往下挣着：“我跟他们拣麦穗去！”

马连福放下小石头。小石头向小学生队伍跑去。

麦地另一边，马小辫向一个坟地走去，被一个木桩绊了个跟斗，他气狠狠地爬起来，伸手就要拔。忽见一只脚蹬住了木桩，马小辫吃惊地抬起头，原来是韩德大。

韩德大：“你要干什么？”

马小辫掩饰地：“这木桩挺碍事。”

韩德大：“你眼瞎了，这是开水渠钉的一溜记号，你想破坏是怎么的？给我老实点！”

马小辫：“是，是！”扭头看去，沿着坟地钉了一排木桩。他站起来退向坟地后面。

在地头休息喝水的社员们正在说笑着，畅谈着农业社的远景，传来阵阵愉快的笑声。

一阵笑声过后，焦克礼说：“嗨，等将来把水渠修成了，这儿都改成稻田，就等着吃大米吧。”

人们高兴地说：“这可太好啦！”

马连福：“等将来干什么，长春说，等水库工地上的人一

回来就动工。”

一个社员，“哎，马小辫家那祖坟地，不是正挡着开渠的道么？”

焦克礼：“那好办，让他挪个地方。”

韩德大：“他要是不挪呀，那就得洗个凉水澡啦！”

人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坟地里。藏在歪斜的石碑后面偷听着的马小辫，听到这里，两腿一软，“卜通”一声，坐在坟地上。他抬头，咬牙切齿地：“要掘我家的祖坟！”

远处传来滚滚雷声，马小辫抬头看天。

四十四

狂风大作，乌云翻滚，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人们在狂风中紧张地往场院抢运麦子。

场院上。韩百仲正在垛麦垛。肖长春跑到麦垛下喊道：“百仲大叔，得赶快把地里的麦子运回来。”

韩百仲埋怨地：“乡里怎么不送天气预报？”

肖长春看看乌云翻滚的天空，着急地说：“我看光靠车运不行，得发动全村的人力……”

韩百仲：“我找人去！”火急地跳下麦垛，向村里急速跑去。

村口老槐树上挂着的大钟，当当地响了起来。

全村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男女老少，背的背，挑的挑，还有赶驴驮子的，在狂风中奋力前进着，向场院抢运着麦子。

狂风卷着沙土和麦秸，向人们脸上扑来，麦地里的人们，毫不畏缩，加快速度地在抢收着麦子。狂风翻卷着的麦海大片地倒下。

场院里，人们顶着狂风，卸车的，装垛的，一片紧张。

有人喊着：“哎，快来卸车呀！”

韩德旺跑来，焦急地喊：“苦垛的席子不够了！”

站在麦垛上的焦淑红说：“先苦苦看，不够再想办法。”

韩德旺：“嗨，就是现在买也来不及了。”

德旺妻着急地：“哎呀，这可怎么办哪！”

一阵闪电，一声闷雷。

一个社员高喊着：“来雨啦，快苦哪，快苦哪！”

人们加快速度地码着麦个儿。

马翠清在刚码好的麦垛上朝下喊：“快！拿席子来！”

韩德旺喊：“一领也没啦！”

马翠清着急地：“怎么办哪？”

肖长春家。肖长春揭下炕席，跑出屋去。

场院上。马翠清正喊着，肖长春扛着席子跑来了。

焦淑红接过席子，兴奋地：“炕席！哪儿来的？”

肖长春：“快苦吧！”

弯弯绕：“准是从他家炕上揭下来的。”

韩百仲听见，一边码着麦个儿一边喊：“揭我家的！”

马翠清：“揭我家的！”

弯弯绕喊道：“栓他妈，快把咱家的炕席拿来，快！”

弯弯绕妻应声跑去。

韩德旺：“把咱家的也揭来。”

德旺妻也应声跑去。

四十五

夜。下着瓢泼大雨。马小辫湿淋淋地跑回家，扔掉手中的镰刀，从柜子底下摸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脸上露出杀气腾腾的神色。

马小辫插好匕首，走到柜旁，拿起酒瓶晃了晃，恶狠狠地自语：“穷小子，你们分了我的房，分了我的地，这会儿，还要掘我家的祖坟……”一仰脖，“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酒，更加恶毒地说：“姓肖的，我早就想跟你们拚啦！”

四十六

夜晚的场院。大雨。肖长春在检查麦垛，招呼马翠清、韩小乐等：“哎，来，来，来！”

马翠清、韩小乐、韩德大跑过来。

肖长春：“翠清啊，你们仨分两条街看一看社员家有没

有漏雨的，着重检查一下烈军属家的！”

马翠清、韩小乐、韩德大答应着走去。

四十七

肖家门口。

大雨如注，夜黑如漆，电闪雷鸣。

马小辫鬼鬼祟祟地躲到肖家院旁的草棚子里。

肖长春提着风灯，拿着铁锹，从村街走上来。马小辫贴着墙根，屏息地听着肖长春踏着泥水的脚步声。

脚步声越走越近，马小辫抽出匕首，正想行动，听到肖长春喊：“连福！”马小辫一惊，急忙把匕首又藏到背后，贴到墙上不敢出声。

马连福怀里抱着一包东西来到肖长春面前。

肖长春把风灯递给马连福说：“你把风灯给四爷送去，他看场院哪！”

马连福接过风灯，示意了一下怀里的东西，说：“正好我要给他送点吃的去。”看见肖长春手里的铁锹，问：“哎，长春，你又要干什么去？手里还拿着家什。”

肖长春笑着说：“这是武器呀。黑天下雨的，碰上活就干，遇见狼就打呀！”

马小辫一惊，更紧地贴在墙上。

肖长春：“你告诉四爷，一会我去顶他的班。”

马连福答应一声，走去。

肖长春拿着铁锹，向自家走来。

马小辫再次抽出藏在身后的匕首，窥视肖长春。

肖长春拿着铁锹，从马小辫隐藏的墙角经过，向肖家门前走去。马小辫从草棚子窜出来，尾随着肖长春身后，举起匕首，刚要上前行刺，突然大门“咣当”一声响，马小辫一惊，急忙躲到墙角。

肖老大打开大门，肖长春正好走到门口，问肖老大：“干什么去？”

肖老大：“我去老烈属家看看漏不漏雨。”

肖长春：“我都安排好了。”

肖老大：“噢。”见肖长春被雨淋得透湿，忙说：“快回家把衣服换换。”二人说着走进门去。

马小辫跑到门前窥视了一下，又躲到另一个墙角，向肖家大门窥视着。

门开了，肖长春穿着雨衣走出门来。他抬头看了看天，思索了一下，向前走去。

马小辫看着肖长春走去的方向，刚想动，只见肖长春停下步来，回头看了看一个亮着灯光的窗户。马小辫急忙缩回头，贴在墙上。肖长春转身向这个窗口走去，马小辫在后面持刀欲追；突然，肖长春手中的铁锹碰到石头上，发出“咣”的一声响，吓得马小辫又缩回头。

肖长春走到亮着灯的窗下，喊道：“同利大叔！”

上半扇窗户被掀开，弯弯绕探出头来：“哟，快到屋里来呀！”

肖长春：“不啦，明天天一放晴，你再到城里去一趟，把化肥的事儿定准了。哎，别忘了带钱哪！”

弯弯绕答应着，关上了窗户。

肖长春转过身来，向前走去。马小辫持刀又欲追去，突然，马之悦从一边窜出来，一把把马小辫推到一边去了。

这时，传来马翠清的声音：“长春哥！”马翠清和韩小乐从远处跑来。韩小乐听见有响声，喊了一声：“谁？”跑到刚才马小辫躲藏的地方寻找着。马翠清跟在他的后面。

马同利家的后院和肖家的东房山紧紧挨着，中间隔着一个猪圈。马之悦和马小辫跳过矮墙的缺口，摔了个跟斗，把猪吓得乱窜，马之悦一把抓住马小辫，闪进猪圈旁边的墙旮旯躲着。这个地方是很难被人发现的。

韩小乐和马翠清寻声过来。

韩小乐抬腿迈进猪圈，指着矮墙的缺口说：“我听着好象有人摔了个大跟斗。”

两个人寻视了一阵，被惊动的猪嗷嗷直叫。

马翠清说：“是猪咬架吧？”

韩小乐看了看猪。

马翠清说：“走，快找长春哥去吧。”

二人走去。

马小辫和马之悦在旮旯里隐藏着，十分紧张，听着脚步声远去了，马小辫起身欲走。

马之悦一把拉住他，指着他手上的匕首说：“你还带着这个，要让民兵碰上，咱俩都完了。”

马小辫不知怎么办好，马之悦夺过匕首，看了看周围，顺手把它插到猪食槽下面。拉着马小辫鬼鬼祟祟地奔去。

四十八

马之悦家的屋门突然被推开，马小辫跌跌撞撞地被马之悦推进屋里，马之悦回身把门关上。雨水把马小辫淋得浑身透湿，象一只落汤鸡似的坐在椅子上索索发抖。

马之悦心有余悸地：“谁让你干这种蠢事！”

马小辫咬牙切齿地：“我恨哪！他姓肖的要掘我马家的祖坟，我跟他拚啦。”

“别喊了！”马之悦走到马小辫身旁：“你想杀他？姓肖的后脑勺都长着眼睛，不等你到他跟前，就得先让他给收拾了。咱们要的不是一条人命，是东山坞的天下！”

马小辫：“还天下呢！人家的预分方案都公布了，麦子也上了场，等麦子一吃到人们嘴里，大伙就更拥护他啦！”

“哼！”马之悦一边擦着身上的雨水，一边咬着牙说：“咱们得想个法儿，让麦子全他妈烂在垛里！”

马小辫：“别说梦话了。今几个你把天气预报扣了，也没难住人家……”

马之悦眼珠一转：“喂，有办法啦！”

马小辫急切地：“什么办法？”

马之悦恶毒地：“他挖了你的祖坟，你就不能让他断子绝孙？”

马小辫惊愕地：“啊？”

马之悦：“只要孩子一没，人心一乱，谁还有心思打场？用不了一头晌，麦子就得烂在垛里，看他们拿什么搞社会主义！”

马小辫：“嗯。”

一声巨雷。闪电中照出两副狰狞的面孔。

四十九

雨过天晴。刚收割完的大地，在旭日的照射下，升起一层薄雾。

麦茬地里，小石头和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在拣麦穗。

马小辫家坟地的歪斜的石碑后，闪出马小辫的背影。

肖长春拿着镰刀走来：“小石头，干什么哪？”抱起小石头。

小石头天真地：“拣麦穗哪！”

肖长春：“拣麦穗给谁呀？”

小石头歪着小脑袋：“你猜！”

肖长春有意逗他：“给德旺婶？”

小石头摇头：“不对！”

“给马四爷？”

“不对！”

“给爷爷？”

“更不对！”

“猜不着啦！”

小石头歪着小脑袋，得意地：“给咱们社！”

肖长春喜爱地：“好石头，从小就爱社，长大一定是个好社员。”放下小石头。

小石头：“我长大了当民兵。”

肖长春笑着：“好。快拣麦穗去吧。”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叮嘱着：“快回去，免得爷爷找你。”

小石头：“噢。”

马小辫隐身在石碑后面，偷视着。

五 十

雨后的场院上。人们围着麦垛在检查着。

韩德旺伸手从麦垛中间掏出一把麦子，“糟了，捂红眼了！”

马连福：“得赶快晒呀，要不就完了。”

德旺妻：“咳，眼看一个好收成又完了！”

韩百仲站在梯子上，伸手到麦垛中试探着，吃惊地自语：“哎呀，烫手了！”他转脸朝另一个垛顶上的肖长春问：“长春，你那垛怎么样？”

肖长春从麦垛里抽出手来，答应着：“哎……”焦急地思考着。

焦克礼在又一个垛上喊：“长春哥，这垛也热了！”

韩德大也在一个垛上喊着：“长春哥，这垛也热了！”

肖长春从麦垛上下来，向社员们说：“这麦子再也不能耽搁了。大家先去吃饭，回来马上拆垛！”

人们应声离去。

五十一

村街上。人们陆续回来吃饭了。肖老大在家门口喊：“小石头，吃饭啦！”

肖长春从场院回来，走上台阶，说：“别招呼了，拣麦穗呢，一会儿就能回来。”

肖老大随着肖长春走进家门。

五十二

麦茬地。小石头在拾麦穗。马之悦从山坡上走下来，故作亲热地：“小石头！”

小石头闻声跑向马之悦。

马之悦：“你爷爷在东山坡逮鸟，让你去呢。”

小石头天真地：“是么？”

马之悦：“是啊！东山坡小鸟可多了，快去吧。”

小石头高兴地提筐向山坡跑去。马之悦急忙离开。

小石头跑上山坡，喊：“爷爷！”

马小辫尾随着。

小石头向山顶跑去，高喊：“爷爷！”

马小辫跟踪着，藏在巨石后窥视。

小石头喊：“爷爷！”继续向山头跑去。

马小辫追上小石头，一把抓住小石头的衣领，向悬崖边拽去。小石头高喊：“狗地主，你放开我！”一面咬马小辫的手，“狗地主，你放开我！”喊声在山谷间回荡。

弯弯绕背着小布包在山道上走着。他听到喊声，回身惊望。

山顶上，小石头和马小辫厮打着。马小辫将小石头拽到悬崖边，往下推着。弯弯绕吓得闭上了眼睛，身子紧靠在山壁上，一只脚踩落了一块石头，碎石滚落下来。

一支小木枪从山顶落下。小枪的红穗挂在山腰的树枝上，摇晃着。

第 六 章

五十三

老烈属赵大娘家。屋外母鸡“咯咯”叫着。赵大娘坐在屋里编筐。

肖老大挑着一担水走进来。

赵大娘：“咳，老大，尽麻烦你啦！”

肖老大放下水桶：“老嫂子，应该的嘛！”

赵大娘接过扁担。肖老大一边倒水一边问：“小石头到你这儿来过么？”

赵大娘：“没有哇。老大，听说麦子漏雨啦？”

肖老大：“可不，再不晒就要捂了。大伙儿忙着拆垛呢。”

赵大娘：“那就好。”

五十四

社员们扛着工具，走出社办公室的大院。

马连福：“大家快点，多拿杈子，进场，咱们拆垛。”

人们应声奔向场院。

一个女青年边走边说：“再不拆垛，麦子就要捂了！”

肖老大匆匆走来，看见马翠清，问：“翠清啊，看见小石头没有？”

马翠清边走边答：“没有啊。”

韩德大在一边说：“大伯，他肚子饿了就回来了，您甭找。”

肖老大转过身要走，马之悦挟着一把扫帚，在人群后面问：“老大，小石头没了？”

肖老大：“可不，一早上就出去了还没回来。”

马之悦：“哎呀，那得找找，这沟沟坎坎的，可别大意呀！”

肖老大被说得有些紧张起来，答应一声，匆匆走去。

马之悦目视着肖老大的背影，稍稍思索一下，跟着人群向场院走去。

五十五

场院上。社员们正紧张地拆麦垛。

焦淑红神色不安地走来，喊：“长春哥！”

正在拆垛的马连福说：“淑红，长春在饲养院磨镰刀呢。”

焦淑红答应着，转身欲走。马翠清从麦垛上跳下来，走近焦淑红，急问：“淑红姐，出什么事啦？”

焦淑红，“我和肖大伯找小石头，从早晨找到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是急死人啦。”说完匆匆走去。

社员们围上马翠清。

德旺妻：“怎么回事？”

韩小乐：“出什么事啦？”

马翠清：“不好啦，小石头八成丢了！”

人们一惊。马之说走过来，狡猾地：“是么？”

五十六

饲养棚院里。肖长春在“噌噌”地磨铡刀。磨了一会儿，用手指试着刀刃。

焦淑红跑进来，焦急地说：“长春哥，孩子他姥姥家、姑家我都去了，回到小学校看看，还是没有，这怎么办？”

肖长春沉着地：“别急，再找找看。”

焦淑红答应了一声，又急忙跑出去。

远处传来肖老大的喊声：“小石头！……”

肖长春边磨刀边沉思着。

五十七

烈日当空。

肖老大来到村头，向田间高声呼喊：“小石头！……”

场院上。正在拆麦垛的社员们，听到喊声，都露出着急的神色。

山坡上。肖老大焦急地向山下呼喊：“小石头！……”

场院里。马连福正要上麦垛，马翠清跑过来：“连福哥，小石头丢啦！……”

站在一边的韩德大着急地说：“怎么办哪？”

马之悦从梯子后面钻出来：“连福娃，你张罗张罗，快领大伙去找吧。”

马连福迟疑着：“这麦子怎么办哪！”

马之悦煽动地：“哎呀，这可是人命关天，找孩子要紧，人多找得快，耽误不了打麦子，快去吧。”

马连福对围上来的人群一摆手：“走！”

人们应声匆匆离去。

五十八

村街。肖长春扛着磨好的铡刀，满脸是汗地走着。他大步地走下斜坡路，经过村口的老槐树，来到场院。

场院上静悄悄地，只有韩德旺夫妻在打扫场院。

肖长春急步走来，边走边问：“人呢？”

韩德旺：“找孩子去啦。”

肖长春：“谁让去的？”

韩德旺：“马主任。”

肖长春再问一句：“谁？”

韩德旺：“马主任说找孩子要紧，等找到孩子再打麦子。”

肖长春放下锄刀，急步跑出场院。

肖长春大步跑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拉起钟绳，使劲敲着。急切的钟声响遍了东山坞，响彻了山野。

在金泉河边找孩子的马翠清和焦克礼，听到钟声，急忙跑回村里。

山坡上的马连福跳下斜坡，跑向村里。

人们纷纷向老槐树下跑去。

正在家里喝酒的马之悦，听到钟声，放下酒杯，急忙走出家门。

老槐树下，人越聚越多。肖长春挂好钟绳，站到台阶上，激动地大声说：“同志们，麦子是咱们用汗水浇出来的，咱们不能眼看着麦子烂在垛里，都到场院去，拆垛，摊场，打麦子！”

人们不安地议论起来：

德旺妻：“怎么回事，不找孩子啦？”

韩德旺：“是呀，怎么不找孩子啦？”

马翠清：“长春哥，孩子找到了？”

焦克礼：“怎么不找了？”

韩小乐：“我没找到呀！”

马连福：“长春哪，这是怎么回事呀？”

马之悦在人群中说：“我看没找到。支书一心想的是大家，大家就更得为支书着想啊！”

一个中农：“是啊，咱们得找孩子呀！”

另一群众：“对。走，找孩子去！”

人们又活动起来，有人开始移动脚步。

肖长春看着大家，坚定地：“同志们，孩子会找到的。这会儿得先打麦子！”

人们停住脚，不解地望着肖长春。

肖长春：“同志们，我的意思大家很快就会明白，咱们得抓紧时间都到场院去，拆垛，打麦子，走！”说着跳下台阶，带领人们向场院走去。

人们跟着他，正要走，突然响起肖老大的声音：“长春！……”

马翠清：“肖大伯回来了。”

焦淑红搀扶着肖老大来到老槐树下。人们关切地向他们看去。肖老大伸出手，颤抖地：“长春！”他手掌上托着小石头的小木枪，肖长春震惊地接过来，看着。小木枪上血迹斑斑。

肖长春抬起眼望着焦淑红，焦淑红悲痛地：“在东山坡上……”

马之悦站在后面，又煽动着：“有物必有人，还不快找去！快呀！”

肖长春抑制住悲痛，警觉地注视着马之悦。

马连福：“对。”对焦克礼、韩小乐：“克礼，小乐，你们到

那边去，德大，走！”

人们又乱了起来。

肖长春严厉地高喊：“站住！”

人们停住脚，回头惊讶地望着他。

肖长春：“谁也不能去！”

肖老大问：“长春，为什么你不让我孩子？！为什么你不让我孩子？”

肖长春扶着肖老大：“爸爸，您别急，孩子会找到的。我们已经派人去啦。您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怪事呢？”

韩百仲领悟地：“对呀，小石头真的要没了，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的阴谋！”

人们震惊。

肖老大抓住肖长春的肩膀：“长春哪，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下子，我可是受不住啦！”

肖长春把肖老大扶到碾盘上坐下，说：“爸爸，您会受得住的。爸爸，我问您一件事，蒋匪军进攻解放区的时候，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很多人参了军。您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可是我跟您说我要参军，您马上答应了，亲自把我送到前线。那会儿您想没想，要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您受得住受不住哇？”

肖老大：“那会儿是敌人逼到跟前了。”

肖长春：“这会儿，敌人也逼到咱们的跟前了！”

肖老大震惊地看着肖长春。

肖长春继续说：“敌人的阴谋就是要拖住咱们打场，让麦子全烂掉，搞垮咱们农业社呀！”肖长春挨近肖老大，充满感情地：“眼下打麦子就是保卫农业社。爸爸，您挺起腰板来。”他说着站起来，“让那些坏蛋们看看，搞社会主义的人都是硬骨头！”

肖老大激动地：“长春！”

肖长春也激动地扶起了老人。

肖老大坚定地：“长春，爸爸明白了！”

肖长春：“爸爸！”转过脸来对着周围激动的群众，“同志们，走！打场去！”

五十九

场院上，车来人往，社员们在紧张地打场。响起主题歌声：

看穿千层雾，
挑起千斤担，
贫下中农是铁打的汉，
折不断，压不弯，
折不断来，压不弯。
拧成一股绳，
抱成一个团，
社会主义大道咱们走定了，

万里征途撤不偏。
乌云遮不住艳阳天，
真金不怕烈火炼，
毛主席指出光明路，
万众一心奔向前！

肖长春扛起装满麦子的麻袋快速走上跳板。

韩百仲、马连福也扛起麻袋快速走着。

肖老大、焦克礼、韩小乐等在扬场。麦子被抛向空中，
麦粒刷刷落下。

另一边，韩德大在用铡刀切麦穗。

马老四牵着牲口打场。

场院的另一角，是青年们的天地。他们有的摇着风车，
有的灌袋子，有的过秤，看秤，记帐……

这一切组成了一曲团结、战斗的凯歌，震响着万里云天……

六 十

夜。肖长春家。

油灯沉默地燃烧着。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滴答”的座钟
声打破了室内的沉寂。

肖长春拿着小木枪，双眉紧锁地在思考着：“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

响起马之悦的声音：“支书一心想的是大家，大家也得为支书着想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有物必有人，还不快找去！”

厨房的门帘被掀开了，肖老大捧着一碗面条，慢步走到肖长春跟前，要说什么，又压住了。他把面条轻轻放在肖长春面前。

肖长春从沉思中被惊醒过来，看见面条，抬眼看了看肖老大，叫了声：“爸爸！”

肖老大按了按肖长春的肩膀，避开肖长春的目光，转身走开了。

房门轻轻地开了，马老四出现在门口，他快步走到肖长春跟前。肖长春要站起来，说：“小乐他们还在找哪？”马老四点点头，轻轻地按肖长春坐下，把桌上的筷子递到肖长春手里。关怀地示意肖长春吃面条。

这时，肖老大叫：“老四！”

马老四走过去，坐在肖老大身旁，正要说什么，外面传来焦淑红的声音：“长春哥，老烈属赵大娘看你们来啦。”

焦淑红搀扶着赵大娘，走进门来。赵大娘来到肖长春身边：“春儿，找到了吗？”

肖长春迎上去：“没有。”搀扶着赵大娘。

肖老大迎过来：“老嫂子！……”

赵大娘走近肖老大：“老大，可要注意身子骨哇。”

肖老大点点头，扶赵大娘到桌前坐下。

赵大娘发现桌上的小木枪，拿起来，怒火燃胸，悲愤地：

“这是哪个坏蛋干的？心真狠啊！”

肖长春俯下身去，有力地：“大娘，咱们一定能弄个水落石出，百仲大叔正领着人调查呢。”

赵大娘点头。说：“好！”

六十一

夜。村街。

韩小乐和马翠清正向韩百仲汇报情况。

韩小乐说：“东山坡上上下下都找遍啦。”

马翠清补充说：“别说是个孩子，就是一根针也拣回来了。”

传来马连福的喊声：“韩主任！”

韩百仲转过身来，马连福走上前，急切而轻声地报告说：“我调查清楚了，今儿早上小石头丢的时候，马小辫确实不在家；还有，我那小闺女说，今儿一大早在麦地里她亲眼看见马小辫挟着镰刀上东山坡去了。”

六十二

夜。肖长春家。

肖长春听完众人汇报，把眼一沉，稍微思索了一下，抬眼看看围坐在炕桌前的马连福、韩百仲，挨着炕边站着的焦克礼、韩小乐、韩德大、马翠清等人，说：“大伙摸的这些情

况，都挺要紧……”

韩小乐抢着说：“没跑，我看就是他干的……”

“干脆把他抓起来！”马翠清补充了一句。

肖长春思考，众人等他做出决定。

忽然，院内响起一串急促、慌乱的脚步声，接着就是一阵妇女的喊声：“长春！长春！……”随着喊声，两扇门猛地被推开了，同利媳妇一步迈进门里，“咕咚”一声靠在门板上了。她面黄如纸，两只手紧紧抓住衣襟儿，里面好象是兜着什么东西似的，沉重地往下坠着。她气喘地：“哎呀，可不得了啦！”

人们围上来，马翠清走过来，扶着她向桌旁的凳子走去。

韩百仲问：“出什么事啦？”

同利媳妇说不出话来：“我……我……”

肖长春扶住她的右胳膊说：“别慌，慢慢说！”

同利媳妇使劲一站，抓住衣裳大襟的两手一抖一松，从大襟里一件东西掉下来了，只听“当啷”一声，一把尖刀掉在她的脚旁。

人们一看，全都愣住了。

肖长春、韩百仲注视着地上的匕首。

众人都围了上来，惊异地看着。

肖长春拿起刀急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同利媳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刚才我去喂猪，那两个死家伙象饿疯了似的，把猪槽子拱翻了，就露出了这

个……”

韩小乐一听：“喂猪？”他看了马翠清一眼，转对肖长春说：“昨儿半夜我和翠清找你汇报，就听着猪圈那边好象有人摔了个大跟头。”

“我当是猪咬架啦，没有细找。”马翠清补充说。同利媳妇一听，更吓坏了：“哎哟，这不是要杀死我吗？”说着又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了。

韩百仲大手一摆说：“不！”转对肖长春深沉地说：“长春，这不明摆着吗，这把刀子是冲着你来的，没敢下手，又把劲使到孩子身上了。”

肖长春看了看刀子，抬起头激愤地说：“同志们，看样子这件事的弯子更多啦！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啊！”

众人听着。肖长春继续说：“阶级敌人垂死挣扎，就是想动摇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焦淑红说：“永远也办不到！”

肖长春向前一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根子挖出来！”

六十三

夜。马小辫家。房门突然被推开，随着一道手电光，焦克礼出现在门口。

躺在被窝里的马小辫起身，战战兢兢地划火点上油灯。韩百仲慢慢走近马小辫，厉声地：“马小辫……”

马小辫：“韩主任，怎，怎么了？……”

韩百仲：“我问你，今天，你溜出后门干什么去了？”

马小辫狡辩地：“哎呀，韩主任，昨儿我让大雨浇病了，还没起炕哪！”

韩百仲逼上一步：“你敢说没出门？”

马小辫：“我要撒谎，让雷劈啦！”

韩百仲说：“你扶着镰刀，上东坡干什么去了？”

马小辫语塞。

韩百仲厉声地：“走！”

县医院的走廊上。

王国忠走下台阶，弯弯绕胳膊上吊着绷带，迎上去：“老王啊！今儿一大早我给社里去办事，正好路过东坡，我全看清楚了。多亏供销社的大汽车把我们送到县医院，要不，还说不定怎么样呢！”

王国忠：“同利大叔，您先歇会吧。我马上处理这个问题。”

六十四

乡办公室。电话铃急促地响着。

李世丹拿起电话：“我是李世丹啊。啊，老王啊，啊？！什么……”

王国忠对着电话：“根据群众的检举和范占山的交代，马之悦有严重问题。对，对！老李啊，你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对，你对东山坞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乡办公室。李世丹沉重地：“啊？……啊……啊！啊，老王，我接受你的批评，等你回来，我向乡党委做检查。好！好！我马上就去！”

六十五

李世丹骑着自行车来到东山坞村口老槐树下。

马之悦正推着车，从对面过来，老远就喊：“哎呀，李乡长，你可来啦，我正要到乡里找你去哪！”

李世丹冷淡地：“什么事？”

马之悦叹了口气：“咳，别提了，东山坞让肖长春搞得乱透了……”掏出一迭材料，“群众的意见都在这儿哪，你快看看吧！”

李世丹接过来，问：“长春呢？”

马之悦：“在场院哪！”

场院里。肖长春扛着麻袋刚走上跳板，马之悦推车走来，喊：“长春，李乡长请你哪！”

李世丹站在老槐树下看马之悦交给他的材料。

马之悦喊着：“李乡长，找来了！”

李世丹抬头望去，见马之悦推着自行车在前，肖长春在后，后面跟着韩百仲和一些群众，向他走来。

李世丹急忙奔到肖长春跟前，握住他的手，沉痛地：“长春同志，我……”

肖长春：“李乡长……”

李世丹与韩百仲握手：“百仲同志！”

马之悦意外地望着李世丹。

李世丹对肖长春、韩百仲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说：“去吧！”韩百仲点头走去。

李世丹拿着材料，对马之悦说：“马之悦，你把这个念念。”

马之悦支吾地：“李乡长，我……”

李世丹：“你的问题，上级很快就要来处理！”

这时，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

一辆吉普车急驰而来，停在村口老槐树下。王国忠从车上走下来。

肖长春惊喜地：“老王！”

王国忠走上前来，招呼着：“长春！”紧紧握手。

马老四、肖老大等激动地看着他们。

肖长春：“老王……我们真想您哪！”

王国忠拍着肖长春的肩膀说：“县委派我来看望你们啦！”

肖老大满含泪水：“老王！”

王国忠回身握住肖老大的手：“大伯，您看，谁来了？”

肖老大转脸看去，只见弯弯绕抱着脑袋上扎着绷带的小石头从车上下来，后面跟着两个公安人员。

群众惊喜地：“小石头！”

“同利大叔也回来了！”

肖老大惊喜地：“小石头！”

人们喊着：“小石头！”

小石头喊着：“爷爷！”向前跑来。

肖老大迎着小石头跑去。小石头边喊“爷爷”边跑着，一头扎到肖老大怀里。

焦淑红和群众都感动地看着他们。

肖老大抱起小石头，掀开小石头的兜肚子上的绷带，问着什么，小石头摇头。

肖长春、王国忠兴奋地望着他们。

焦淑红来到肖老大身边，接过小石头，叫道：“小石头！”

小石头：“姑姑！”搂住焦淑红脖子。

王国忠、肖长春欣喜地看着他们。

弯弯绕激动地走过来：“长春哪，这回可真把我教育到家了！”

肖长春：“同利大叔……”

“走！”一声喊，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原来是韩百仲、焦克礼、韩小乐把马小辫押了上来。

肖长春：“马小辫，你看，这是谁？”

小石头指着马小辫：“就是他！”

马小辫一见，马上瘫软在地上：“我坦白……”

马之悦从他身旁的韩德旺手里抢过一把铁锹，举到马小辫头上，故作愤怒地：“好啊，这个狗地主，你可真狠啊！”说着就要砍下来，想杀人灭口。早有警觉的肖长春在旁边忙一把拦住，把他推开。

马小辫跪在地上，指着马之悦：“害小石头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还有那把刀就是他藏在猪圈里的！”

人们震惊、愤怒地看着马之悦，包围了他。

马之悦惊慌失措地往后退着，喊：“乡亲们，乡亲们，可别听狗地主的，他血口喷人，陷害干部！”

王国忠厉声地：“马之悦！”跳上碾盘，当众宣布：“社员同志们，马之悦是个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勾结日本密探范占山杀害过我们的游击队员。解放后，他隐瞒罪恶历史混进党内，一贯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段，大搞投机倒把，他还勾结地富，杀人害命，妄想变天，实属罪大恶极。县委决定，立即将马之悦清除出党，和地主分子马小辫一道押送公安机关依法严惩！”

两个公安人员把马之悦、马小辫押走。

韩德大喊：“坚决镇压反革命！”

马连福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韩德大喊：“毛主席万岁！”

群众的口号声，回响在万里蓝天和山谷之间。

肖长春登上碾盘对大家说：“同志们，别看我们抓了个

马小辫，挖出了个马之悦，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我们
按着毛主席指出的道儿走下去，乌云就遮不住太阳，社会主义的
东山坞，就永远是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万众一心奔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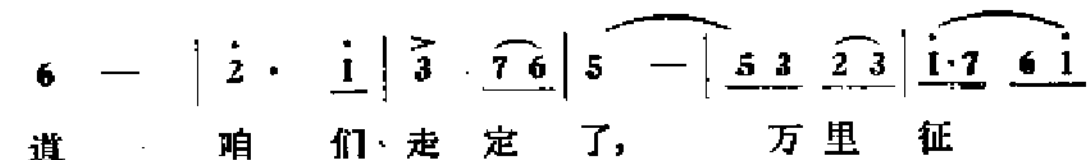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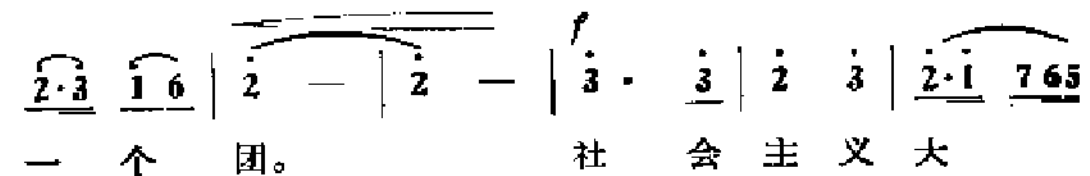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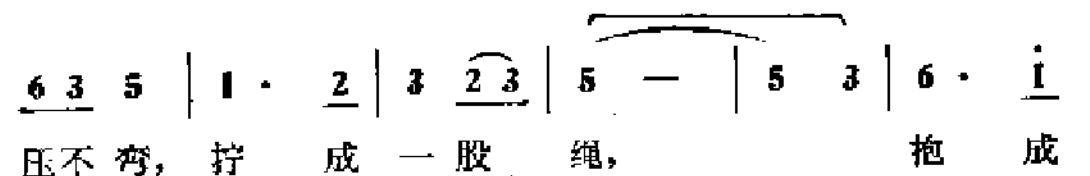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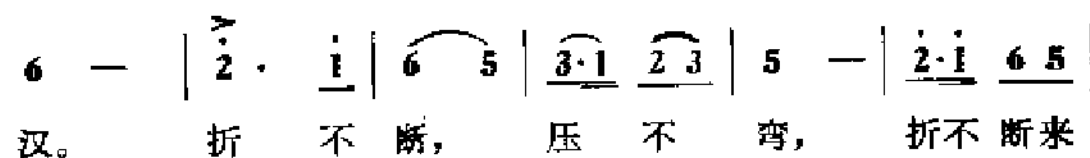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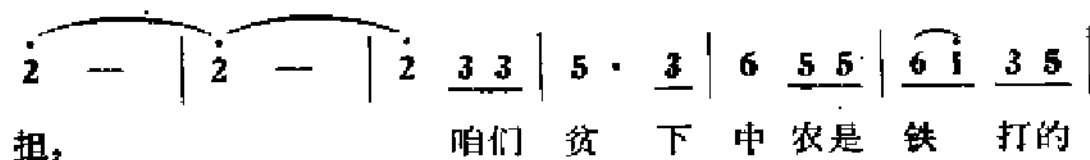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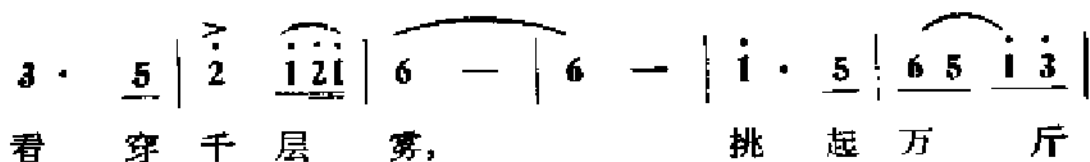
——影片《艳阳天》主题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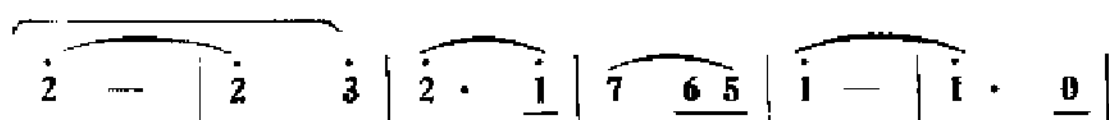
王 倬词

全如珩曲

$1 = \flat E \quad \frac{2}{4}$

中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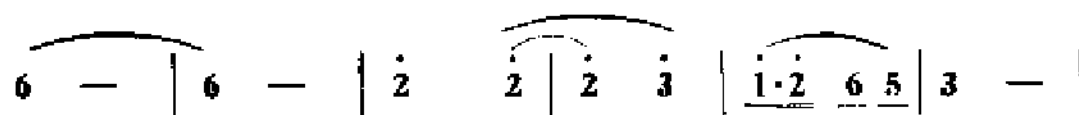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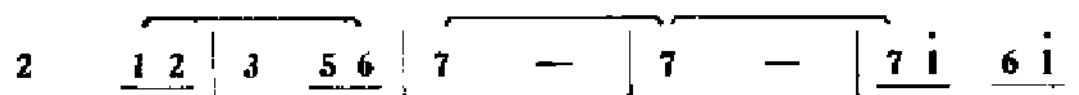
途 辙 不 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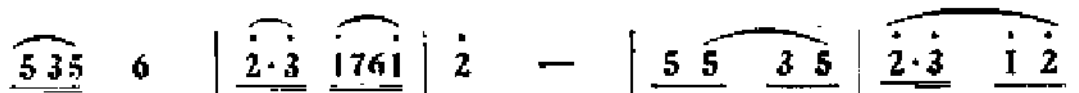
鸟 云 遮 不 住 艳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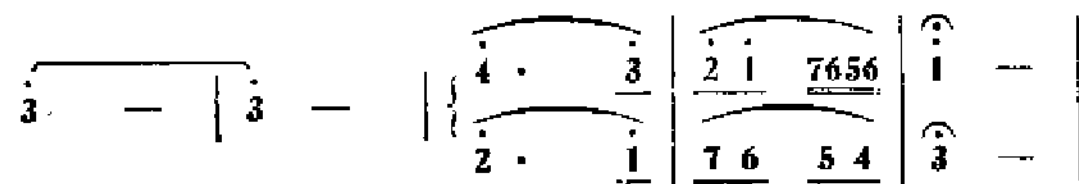
天, 真 金 不 怕



烈 火 炼。 毛 主 席



指 出 光 明 路, 万 众 一



心 奔 向 前!